



彙苑詳註卷之十六

人事部

禮

周禮大宗伯之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祗事謂祀之祭之享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災以賓禮親邦國親謂使之親附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及階竊者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而為制吉禮之別有十二一曰禋祀二曰實柴三曰禋燎四曰血祭五曰埋沈六曰辜七日騂獻八曰饋九曰祠十曰禴十一曰嘗十二曰烝凶禮之別有五一日喪禮哀死亡二曰荒禮哀凶札三曰弔禮哀禍災四曰禴禮哀圍敗五曰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一日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日問八曰視時聘曰問殷瀕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一日大師之禮用衆也二曰大均之禮恤衆也三曰大田之禮簡衆也四曰大役之禮任衆也五曰大封之禮合衆也嘉禮之別



有六一曰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
燕五曰脰脰六曰慶賀管子曰禮者因人情
緣義理為之節文者也曲禮曰夫禮者所以
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道德仁義非
禮不成教訓政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
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
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
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漢
書叔孫通為高祖制禮儀十二篇後漢書章
和元年詔曹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自
天子下至庶人婚冠吉凶

周旋

邠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邠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
於是乎取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高仰驕也卑俯
替也驕退亂替近疾

天經地義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

君為主其先亡乎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
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

行從天道

齊侯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

也汝何故行禮禮以

承天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

順天之道也左傳

觀殷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

生者

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夏道是故制中子貢越席而

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

以爲此中者子曰禮規矩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

乎夫禮所以制中也

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

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發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

禮不可誣體信義體信以達順有葉禮之於人也猶

以詐詐

竹箭之有筠也如松

栢之有心也禮記

教一曰祀禮教敬二曰陽禮

教讓三曰陰禮教親周禮

象五行禮之象五行也故

以四舉有恩有義

有節有權大戴禮防德防德以同節大禮與天禮具其

辨者其禮具協天地之性禮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天

之性與並禮者與飾情飾禮以人紀張為國維脩外禮

以脩禮經著誠去偽禮之本也治躬致禮以治躬則莊由

文禮之用也用中出敬自中出不虛道苟無忠信之人

故得其人之為貴六帖

冠禮

男子年十五以上身及父母無期以上身

前三日告于祠堂請鄉黨有齒德一人為賓

厥明陳設三加冠服梳篦網巾于桌主人以

下序立東階西向賓至主迎之各就位主東

揖冠者就席贊者與之櫛髮合紒紒者謂包

網巾行始加禮執事者進冠并笄謂幅巾賓

降受將冠者前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

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遂加

冠筭復位賓揖冠者入房易服解童服服深
衣加大帶納履冠者出賓揖冠者卽席行再
加禮執事者進再加服謂帽子賓降受將冠
者前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洲
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遂加巾復位賓
揖冠者入房易服釋深衣服公服冠者出賓
揖冠者卽席行三加禮執事者進三加服謂
儒冠賓降受將冠者前祝曰以歲之正以月
之令歲加爾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黃耇無
彊受天之慶遂加儒冠冠者入房徹擲設醺
席冠者出行醺禮賓揖冠者卽席贊者酌酒
賓受之詣席北向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
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
者再拜受酒賓復位冠者進席前祭酒啐酒
乃拜賓贊賓主及冠者俱降階賓字冠者祝
曰禮儀旣備吉月令辰昭告汝字爰字孔嘉
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保受之字之曰某冠
者拜賓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實出主人
以冠者拜告祠堂曰某之子某今日冠敢見
行四拜禮冠者乃拜父母尊長宴賓送賓禮

畢夫冠禮成人之始
故四禮以冠為先

突弁

未幾見兮突
而弁兮詩經

節金石

襄公九年晉會諸侯伐鄭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

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子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
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益為冠具
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飾之
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
正體凡人之所
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左傳
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
體齊顏色順辭令也禮記
與為禮冠者禮之始也
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所以重禮也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
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成人者將責成人禮焉
故曰冠者加禮之重者也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
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
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和謂冠於廟也冠義
飾容
令月惟吉日盛服加元首人或
飾其容鮮能離塵垢四王冠詩
冠冢始冠緇布之冠
也太古冠布齊

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

冠

太子冠

臣文偉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官

則有司過之史膳之宰史不書

晉冠諸王

漢魏遣使

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孔帖)

當冠有喪

曾子問曰當冠者

冠不復加使命(晉書)至而有齊衰大功

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體徹

饌而歸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未及期而有齊

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父沒而

冠則已冠婦地而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

饗冠者大功之未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未可以冠

子娶妻小功卒哭可以冠子娶妻下殯之小功則不

可大功齊衰之

七十不冠

宋華寶父當晉未時成長

親故也(家語)後長安陷父沒寶年七十不

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宋史)

婦人因夫故曰姻男子年十六女子年十

四身及主婚者無期以上喪乃可婚同姓者所以厚別也按家禮媒妁通言之後始行納采問名之禮卽今所謂定親主人告于祠堂曰某今日以某男議娶某人之女乃使人奉書與禮物同媒至女家○書云某郡某姓某人啓某郡某姓某人執事伏蒙尊慈不鄙寒微曲從懇議許以令愛與僕之男某作配茲專人納采因以問名敢請令愛爲誰氏出及其所生年月日時將加諸生筮伏惟尊慈鑒納不備女家出迎拜受書禮具書亦告于祠堂口某今以某女許嫁某人之男乃復書授使者禮而送之○書云某人復某人執事伏蒙尊慈不棄寒陋過聽媒氏之言擇僕之第幾女某作配令郎某位敢不敬從重蒙問名謹具所出及其生年月日如別幅伏惟尊慈鑒念不宣使歸復命主人奉書復告于祠堂繼行納幣納徵納吉請期之禮卽俗所謂過衣主人具書告于祠堂使人奉書禮同媒至女家○書云泰春某肅啓某人尊親家執事伏承嘉命許以令愛與僕之子某諧老百年

敬遣使者行納徵禮謹洎吉日以請某月某日實為婚期可否惟命端拜以俟伏惟尊慈

俯賜鑒念不宣女家以書告于祠堂復書授使者禮而送之

取女

女壯勿取女

婚媾

匪冠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反歸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刲羊

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易經

百兩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新婚

燕爾新婚

之求

燕婉之求

有行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結縵

親結其縵九十其儀謂文行嫁母為之施衿結

帨也

執巾櫛

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送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

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詩羸氏秦

所妻子圉懷羸也

委禽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子晉使強委禽焉

逆

婦先祖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先配而後祖陳曰歸婦

謂嫁

遠耻

婚禮不稱主人遠耻也宋公辭窮

在途稱婦

在國

稱女在途稱婦入二姓好合二姓之好上以事不息

燭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備婦灑納女於天子曰備

酒漿於大夫不舉樂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許嫁女

許嫁而纓註繫纓納采納鴈以為采問名問女生之

結吉得吉卜而納徵納幣以為昏請期請婚姻之共

牢合牢牲也共牢謂同食一牲也一瓢分為兩瓢

也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用鴈納采用鴈謂敬順陰陽

牢而食合而飲禮記義也辭父母惟女子之有行信異代之葵倫辭父霜

降送女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

水泮而止授室婦降自阼階授之男贅大者玉帛小

殺董仲舒室明婦為家主

物也女贊不過榛栗棗陰禮以陰禮教親則人不怨註

時則男女多婚荒政十曰多婚註荒年不備禮婚姻

不怨曠也詩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婚會男女之無夫家著代婚惟著代禮三月奠菜入

者所以蕃育人民三月乃奠菜以簠祭用權祝曰某氏來婦敢奠菜

于皇舅姑婦拜板地板地猶男子稽首也儀禮

鄉飲酒義鄭氏曰將以求繫援也他日董

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太早王吉以夫婦為人倫

援矣而欲得之無所謂也父省俸服婚任延為九真

世俗婚姻太早未知為人父省俸服婚任延為九真

母之道而有子故人多夭太早之大綱天壽之萌由

無嫁娶禮延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三十相匹聘貧無聘財令長吏已下省俸祿服婚姻悔

婚王褒與管彥各始生許為婚彥為西夷校尉褒女

更許人彥弟腹白褒褒曰賢兄葬父於洛陽隨妻

還臨淄用意如此服除乃婚衡山公主既服除將下

何婚之有魏志嫁于志寧曰服可以例

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
以姻戚進
帝嘗引情所忍於是公主待服除乃婚

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内史令事固有不等邪威懼頓首謝曰臣

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有三后族夸

我即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
請婚
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

之緒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
通婚名族

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

李日知貴諸子方總角
引就清列
李懷遠與李林甫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

為婚姻引
嫁女娶婦
韋后嘗為其弟洵與蕭至忠傷

就清列
嫁女娶婦
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

從禮子無諛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
婚嫁
開府王毛

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唐紀

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齊幹乘

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為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

不豫畱且
結婚
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朱滔悉兵

有後患
結婚
攻之帝詔李晟率師援孝忠滔解去

孝忠因與李嚴嫁故人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番華不

通婚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時番獠與華人錯居加婚

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占無與為婚柳宗元貶永州

田產闔部肅一無敢犯者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取世家子

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上族謂宰相

曰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閱閱我二百年天子

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杜中立及

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月中遷光祿少

卿駙馬都尉尚與懷謹姻謹方執政宋宣遠與盧懷

真源長公主謹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姚彛留司東都通賓客招

賄賂汚將按劾崇懷謹薦汚有史才改著作郎去其

權蓋憚之必有令匹東都仁和里尚書裴寬子孫衆

也雜記同選尚書之先寬為婚未成婚而魏罔羅織獄家徒

鎮嶺表及北還文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願

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豐厚必有令匹子
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歸至荆門則
裴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
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柳氏家訓

錦繡張待

初回紇以女妻奚王至大曆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
平盧藩鎮朱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為婚女悅許
焉遣使修婚禮於回紇

借吉而婚

張孝忠子茂宗尚
義章公主母亡遺

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
降蔣入上疏以為墨緣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
者禮違人禮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
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
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
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
司循典故母用俗議公主春秋尚少且待
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更

求婚欲婚

王謙為大將軍
何進欲與為婚

侯景求婚

侯景求婚王謝
帝曰王謝門高

當於宋張

汝南求聘

王汝南自求郝普女普門孤陋
甚非其偶汝南求必聘焉世說

辭婚非耦
鄭公子忽有功於齊謂妻之忽
畏盛
雋不疑為

京兆尹大將軍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大而固辭焉
辭袁隗
袁隗欲以女妻張範範辭袁不

受
辭劉表
劉表欲以姪女妻巨謂巨
我不與
謝哀為

諸葛恢小女恢曰
董猶不同
陸玩為侍中司空兄曄為尚書僕射錄光祿事

我不能與謝哀兒婚
陸玩
玩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不為亂倫始

書汝竟癡
王述子坦之桓溫欲為子求婚坦之及言述怒曰汝竟癡耶
晉紀

成親與齊
妻者齊也一與之
醴婦
醴婦婦祭脯醢祭

入室婦以時豚饋明婦順也
廟見
三月而廟見稱永婦也擇日而

祭於禰成婦
寶帳青廬
拖帳謂之寶帳北方用
結髮

之義也儀禮
結髮
謂夫婦恩義
欣偕老
我亦貧苦士與君結新婚

兩不疑蘇子卿
云偕老
白居易

拜姑嫜

父母養我時日時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云云妾身未分明未敢拜姑嫜杜甫

畫眉

張敞為婦畫眉有司奏上問之答曰夫婦之私猶有甚於畫眉者

共貧賤

敬德

之妻雖陋能與共貧賤唐志

贅壻

贅壻者猶人身體之有贅癰也師古註

傲秦贅

世情傲秦山谷詩嫁

不離家

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陳無已

遣子出贅

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

居以致夫

雖人君之女不可居以致夫劉向

以身為質

淳于髡

質曰貧不能具聘禮史

不與凡子

侯高將嫁女曰吾一女愛之必贅官人

擇壻良配

吾女志行不凡故召良配段義

奇表

陶謙年十四其公許妻以女曰

彼有老成

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至

學舍一見異閱人多

楊於陵為客主簿韓晃節度之許妻以女金陵擇壻謂其妻曰閱人多矣

無如楊主簿
乃以女妻之
知必貴
馬亮使進南時呂夷簡為布衣見馬云一聞知必貴以女妻之

寧父貧

劉氏富有一女美劉與呂範母曰

天下第一

杜祁公衍既貴有女其夫人鍾愛以求佳婿衍以惟文章器業為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

有姚某

陳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袁天綱擇婿天綱曰惟果毅姚某有貴子可嫁之

終必**禁齋**

晉元帝欲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子婿但似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

及真長不減子敬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齋晉書**幃中觀**
王渾女

欲求賢夫有兵家子甚俊渾令與羣小雜處琰白幃中觀**窓下選**
李林甫有六女

每遇貴族子弟入謁使**招玉濬**
徐邈女才淑擇夫乃女於窓下自選可意者大會僚佐令女內觀

女招**誤認美壻**
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為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

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京丰姿秀美乃諭媒灼侯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

徐竊窺喜甚成婚始語其非竟以及目離婚

綠衣童

來貞女淵澄幼隨母出遇綠衣童過貞以

明並日月句擇婿得張美男對岳重岳山遂許妻即前過童也雜記

貧婚

荆釵綠窓貧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釵不直錢身上衣無珠白氏詩

竹筍

戴叔室有

王女家貧每有求婚者便許嫁但練裳竹筍布被木屐以遺之後漢書

家寒不宜

王叔度弟

阿智年長未娶孫與公女僻陋無嫁理會阿智謂之曰吾女不惡恐家寒不宜與子計敢請妻

從之

席門

陳平家貧居窮巷以席為門門多長者車轍富人張負以女孫妻之貸以錢幣納婦

幼婚

六歲隨娶咸六歲隨母省外雁母嚴氏嚴曰此千里駒也遂以其妹女娶之左傳

結髮

結髮為夫婦者只稱其初上頭時也杜正叔

覆額

妾髮初覆額折花開前劇

兩小

無嫌

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倩李白詩

常若遲

昏嫁既不早生

育常若遲樂天

七歲而娶

謝倫年七歲王景文異之言於宋武帝帝召見應對合旨褚彥回以

女妻**十二而婚**柳惲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

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生男即嫁**光武聞賈復

詔尚帝女長成公主梁紀**指腹為婚**韋放與張率側室皆有

生女即我子娶生**指腹為婚**孕遂指腹為婚及放生

男耶我女嫁漢書**指腹為婚**不許卒妻率之子

晚婚枯楊生梯老夫**無名君**邵康節作無名君

妻者**犢牧子**犢牧子五十歲無妻見**慶新郎**處士陳

不拒**犢牧子**雉朝飛相隨感而作曲**慶新郎**祝五十

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宴爾答曰僕處**嫁衰老**

山谷莫預出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嫁衰老**

孫明復鬢白李文定願以弟之女妻之孫曰相**不怨**

女不以嫁公侯固以嫁山谷衰老古無有之**不怨**

年紀盧象子暮年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崔有詩曰不

郎年**可養血氣**富文忠嘗謂邵伯溫曰晚娶甚善可

少時**可養血氣**保養血氣專意學吾年二十八登科

後方娶猶是小孩兒陳嶠字景山晚年娶妻合卺之夕

猶是小孩兒客皆絕倒今是老劉郎劉原父晚娶歐陽公以詩戲之云洞裏桃花莫相咲

劉郎今是老夢婦始生崔元琮娶婦吉日已定忽夢見人云此家女非君婦君之

婦今日始生焉故事

再婚帳外鶴帳外鶴鳴奩脩月斧王斧脩成寶繼室

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續弦有獻膠於武帝者帝繼娶曹

氏鄭表先娶孫氏再娶三娶東山李敬元進吏部尚書

疾婚甘娶瞽周恭叔議母黨之女既而自太學不辭

疾華陰呂君聘里中女既而登第女家曰吾娶廢女

孫泰姨老以二女為託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子娶

長妻

馬偃長不滿七尺自耻短陋恐子孫肖乃為子娶長妻子三功長八尺三寸仕至尚書後漢

嫁妹

歸妹

帝乙歸妹元吉易經

嫁妹

王者嫁妹受福祿而大吉左傳

嫁從妹

德

燹少年識畧過人楊素

孫妹嫁劉

孫權之妹才捷勇猛有諸兄之風以

異之故以從妹妻之

之妻

弟先兄

馬融次女嫁袁隗隗問曰姊未適妹先行乃弟先兄可乎答曰姊高行殊邈未

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焉而已

世婚

姬姜

姬姜二姓常為婚春秋

秦晉

秦國晉國常為婚

劉范

劉氏范氏世為

左傳

葭莩

董賢無葭莩之親

瓜葛

王導相與有瓜葛

潘楊

楊經字仲武清岳作

誅文云藉三葉世親之恩余之伉儷焉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朱陳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云云

一村惟二姓世世為婚姻白居易

孀婦再醮

李元盛後妻尹氏好學初適扶風馬氏再為元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焉

重嫁

蔡邕女琰適河東衛仲通夫亡無子為胡騎所獲曹操以金璧贖之乃重嫁董邦

私婚獻身

無媒不交以此防民上猶有自獻其身者

奔妾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禮記

崔

獲謁水

崔護謁水有女子以盂水至意甚厚明年女病且死崔入哭女復活歸之異記

同姓四姬

晉侯內實有四姬馬皆同姓

崔盧非古

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

以賦譜註任薛出黃帝王劉出舜崔盧出帝啓

盧慶同宗

盧蒲葵娶慶舍女同宗也人謂曰男

女辨姓子何不避宗何也注苟有求子慶不復避宗

以劉嫁劉

劉頌嫁女臨淮陳嶠嶠本劉氏

子與頌近親出養於結改姓陳氏晉書

以王娶王

陳萊王基當世大儒不達禮為子娶媳乃

納司徒王沆之女以姓同源異雜錄

三男三女相配

國初河南汝寧府有生員燕生者妻

一乳三男時長洲陸鍾知光州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而形狀畧無少差其髻

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對曰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假此以識耳他日生率三子來州謁鍾

請云聞此地有一胎三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為配鍾奇之遂召其人為議而配之（明泳化類編）

夫嫌我何咎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咎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險姿容例媒母

劉思心負看花張又新嘗語人曰我擅美名須得美室及娶失望乃作牡丹詩末句云一

生辜負看卿有幾許允娶何衛尉女極醜交禮畢允無復入內且問婦女曰婦有四德卿

其有幾雜記駟僧之才婦人李易安適張汝身反目有啓

喪禮釋名曰喪即死死者漸也消漸也諸侯曰薨薨壞聲也大夫曰卒卒言終竟也士曰不

祿不復食祿也又以死為物故言諸物皆朽故也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

自勝歛也春秋說題辭曰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

喪大記曰衣尸曰歛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白虎通曰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柩窆也不復變也說文曰棺關也可以掩屍又曰櫬又曰櫨小棺曰

桂釋名又云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白虎通又曰賻助也賻報也所以助生送死追思終副至意也貨財曰賻車馬曰賻玩好曰贈衣被曰襚贈之爲言稱也襚之爲言遺也按家禮疾篤遷居正寢戒內外母誼譁書遺言屬纊既絕寢於地以死者爲平其名而招之曰某人復主人主婦披髮徒跣易服不食哭踊無數立喪主以長子嫡孫妻爲之立護重者爲之立主婦以長子嫡孫妻爲之立護喪以子弟有能者爲之立主賓以迎送弔客立相禮以贊助喪事立司書以掌柬帖立司貨以紀用物治其棺木計告親友設屍於舉哀與死者沐浴奉含具或金銀米飯隨俗用加幅巾設瞑目帛納履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帛覆衾乃小斂謂衾面內向結絞露面以備至親遠而未見者舉屍于斂床去枕藉首以衣墊其首補空捲衣補兩肩空處夾歷以布束其兩脛掩首裹衾主人以下憑尸哭奠次日乃大斂謂衾面外向衾絞皆結不復再見矣舉棺于堂中掩衾結絞置尸于棺寒其

空缺憑棺大哭蓋棺設奠主人以下各歸喪次乃置靈座設奠帛以白絹爲之如同心結垂其兩脚設銘旌以帛爲之書曰某人之柩弟四日成服麻衣麻冠草履竹杖其五服之人各服所服就位舉哀設奠相弔諸父諸母兄弟之親以次相及朝夕哭奠食時上食是日主人主婦始食粥三月而葬避五患以擇地五患者他日不爲城郭不爲道路不爲郊池不爲勢家所奪不爲耕犁所及風水非所泥也旣得地擇日開塋域祠后土迨至一暮曰小祥陳器具饌以祭主人以下各就位舉哀易練服此服卽同前服但改用稍粗麻布去腰經止朝夕哭始食菜菹再暮曰大祥陳器具饌以祭主人以下各就位舉哀奉新神主入祠堂行四拜禮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始食酒肉而復寢但改小祥曰大祥改常事曰祥事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間一月也自初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七月孝子以下具素服詣祠堂焚香跪告曰孝子某將祗薦禫事敢請先考妣神主出就正寢行再拜禮奉主就

位奠酒讀祝尚享祭畢哭拜禱祝仍送主納于祠堂夫喪禮所以慎終故古人制禮惟喪為祥而今之去禮惟喪為甚不知送死可當大事人子事親舍是無以盡其心矣今據以上喪禮固當自致但貧民不能齊備除衣衾棺槨極當從厚年月時祭皆當致敬餘悉簡素盡哀而止亦稱家有無之義意喪禮廢而天下遺其親矣今乃不遵正禮徒作無益溺于佛事則整日飯僧惑于堪輿則終年暴露富者鐘鼓以延賓客貧者或舉而委之水火焉皆非所以明有考也爾百姓其省改之

恩制

服從恩制

禮成

喪以禮成

親踈

禮定親踈服差輕重

考妣

生日父死曰考生日母死曰妣

母死曰妣

註考成也

適寢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寢內子復稱名字

人卒於路寢

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復稱名字

復稱名字

小

未命則死

於下室士之妻皆死於寢焉

臣

復者朝服

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命婦以

稱

薨衣士以爵弁

士妻以稅衣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

字中來哀從中來旁殺喪從旁殺杖而後起執親之

不入於口者三不凌節喪事雖遽不凌節故騷騷爾

謂太舒君子蓋猶視聽不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

猶爾在舒疾之中顏色稱情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

出入不當門隧立文三年之喪稱居於倚廬三年之喪如斬父母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外也居於倚廬寢苦枕塊苴枲

食粥所以為至痛飾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不以死

傷生也氣散則生散則死莊子形存人喪猶火之

縣子死與夫火之且滅無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王元論

類引無總麻喪開元天寶間崔琳中跣護柩崔衍父

喪跣護柩行于徒跣血流劉審禮父母比葬徒跣血

里道路為流涕流行路咨嘆審禮為虜執

持詔令其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夜

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屍徒跣萬里扶護以歸

見者流涕士人賢其孝張道源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

孝鄰里為泣王助七歲喪母不即發問韋挺拜御史

里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

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問里細人每有重

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

乘輿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隣伍會集相

哭失聲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交于哭親始死交

發於聲音反大功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注而

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註三於廟寢母妻之黨於廟

曲一聲三曲也依聲從容也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

外所知哭於野張帷禮常聲曾申問於曾子曰哭

曰中路嬰兒失其母
焉何常聲之有家語

縗服寢苦枕草

晏桓子卒晏嬰龕衰斬苴經帶杖管
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君子曰非

大夫之禮也曰卿為大

傳重

正體在上所以傳重也
廢子不為長子三年不

繼祖也重其當先祖之

不敢降

父所不降母亦不敢
降不敢以尊降祖禰

正體故父為長子三年

父在為母菽

至尊在不敢申其私尊
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

之嫡子父在不為妻杖

以父為喪主

為外祖父母無服

妻出

子為母菽則為外祖父母無服為父

繼母如母

繼母配父

後者為出母無服者喪不祭故也

慈母如母

妾之無子者妾子無母
父母妾曰汝以為子命

不敢殊註因親也

寧無

子曰汝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死則

發於衣服

衰

謂精麗廣狹不中制度而惡其亂

子

衰經則衰色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

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三升

十四升十五升此衰之發於衣服也註八十縷為一

升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禮

邊生齊衰不以邊坐大子皐為衰公叔朱有同母

子游曰其大功者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

夏曰魯人則為之齊衰鄰人有兄死子皐為之衰鄰

人曰蠶則績而蠶有綏縞帶素社張東之曰先王立其

匡范則冠而蟬有綏縞帶素社中制以成文理是以

祥則縞帶素社禪用古制盧履冰歷言古者父在為

則無所不佩白帖母暮徹靈而心喪武后始

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

服未安並下面官議是時言喪服者各執所見交口

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為

母服或替而禪禪而釋心喪三年或替而禪終三年

或齊衰三年服縞李愬早喪所生母為晉國王夫人所

年唐史服縞韋氏卒晨以非嫡教諸子服總慙

獨號慙不忍父在為母服齊衰則天皇武氏建言

晨乃許服縞

齊衰

三年

復 皐某復

記復盡愛之道有禱祠之心焉北面綏復求諸幽之義也升屋而號曰皐某復

諸侯大夫死於道升車左轂以其綏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註階所以乘之以升屋狄人樂吏不以裨復不以裨男子稱名女子稱字婦人

復

公館復私館不復私館不復謂主人惡之也公所為曰公館卿大夫之家曰私館

不以歛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歛復本求生用生施死於義相反

井陘始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井陘始也

死傷者多無衣以招鬼

納衣復寢宮

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為武后所

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鬼合諸梓宮彭景直曰招鬼古無傳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禕衣復寢宮告

以大牢納之方中奉帝梓宮制曰可唐禮志

杖 不稽顙

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

經杖哭

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張彥澤劫掠命高勳監鑒殺之時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縗

經杖哭隨至詬罵以杖朴之五代史

杖而後起

崔祐甫獨孤及墓誌丁父憂勺飲不入口者累

日先夫人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

過杖頭

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

長謂之過杖頭據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據禮彼以父服我以母服報之杖固削杖也雜俎

殯殮牖下

小殮於牖下大殮於戶內殯於客位所以即遠也

畢塗屋

君殯用輜攢于

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千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在塗上唯之註攢聚也屋殯上覆如屋者暨及

附於身

虞殯大夫三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歛以時服附於身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附於身謂衣衾棺槨

不書日

魯卿大夫卒公不與小歛不書日不書卒日所以紀恩厚薄

公

在位

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位阼階西響公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

為葬備

宰它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帷殯非古

尸未設飾故帷

堂小歛而徹惟殯非古從而不及既殯望望如加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魚腊

熬君四種入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

不至棺也士喪禮熬黍稷各殯以常服盧承慶臨終

二筐大夫加梁君加稻也禮

生至理猶朝有暮單衣蕭瑀卒遺命殯以單衣遣使賜內服張

吾死殯以常服

成卒以殯三遣殯所顏真卿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李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

使賜內衣服

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經給殯

表墓誌祭文指寢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

殯盧鈞擢嶺南節度使貞元後流放瘞路左羅道宗

衣冠有疾若喪則經給醫藥殯殯瘞路左

末上書忤旨徙嶺南有同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

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

獨留此瘞路左孔帖

銘旌以旌識

銘明旌也神明之旌以死者各以其物為不可別也故以旌識之記

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用緇長半幅楨末
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之柩儀禮

低昂

見銘旌低昂尚遲疑於別袖

丹旄

翩然

水浮陸走丹旄翩然韓愈

絳廣充

幅

主人復位乃為明旌以絳廣充幅一品至于三品長九尺韜紅銘曰某官封之柩置于西階上四品

至于五品長八尺六品至于九品長六尺

大殮訖

所司設太常畫日于九品長六尺

唐禮志
仞旂委地大殮之後分置殿庭之兩階又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之立於殿下其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已下皆七尺皆書某官封姓

主喪里尹主人

姊妹其夫黨無兄弟使旌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夫若無族則前後

家東西家無則里尹主人問胥里宰之屬

必使異姓

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異姓謂無主後

者異姓同宗之婦人外成之義

主喪不杖

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

杖謂長女子也許嫁及二十為成人成人正杖也

舅主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

之虞卒哭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之

父在為主

無女主則舅主拜女賓于寢門

內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代之拜喪有無後無女主凡喪父在父為主與賓

客為禮宜使尊者也

各主喪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謂各為其妻子主喪

親同長

同親

長者主之若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以義為主記

身為治喪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

書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遂摧殯于金陵數年

來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窮鬼無主以遷窆之式昭明情此則白存交重義也唐書

奔喪不夜行

奔喪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奔父母之喪也

拜賓成

踊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境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至家襲經于序東經帶反位拜賓成踊

反位哭踊

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歛而至與在家同不散帶者不見尸柩

也凡拜賓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

拜送賓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入為之拜賓送賓

哭成

踊

奔喪者齊衰已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免麻于東

于主

哭位無變

丈夫婦人侍之皆如朝

主人拾踊

婦

人也

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即位與主

人拾踊

婦人髮

於東序也不髮于房變於室也去縱

大紒

曰髮

括髮成踊

左成踊盡哀括髮經絞帶哭踊

拾東也

遂冠歸就次於又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

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已久殺成服之

朝為四哭謂既期乃至其未

袒經遂除

為母所以異

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

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聞喪不得奔喪乃

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於又哭三哭括髮

袒成踊若除喪而後歸則先之墓哭成踊東括髮即

袒經遂除於家不哭東即主人位除謂除喪而歸即

位而哭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

免袒成踊

聞遠兄弟

喪而後聞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間道奔道

李孝

尚左手吉拜也凡為位者不奠禮

真危羊主

卷十六

十九

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聞父亡

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孔帖

弔郊弔

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使人弔之辭曰

畫宮

受弔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避於路畫宮而受弔焉魯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乃加禮者也春

秋

周人弔魯人不弔

周人魯人皆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

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穀梁

不越疆

五十無

越疆而

全哀

行弔之日不飲酒

執引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

皆執

弔傷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謂與之相知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

不能

賻問其所費也

喪事不特弔

卑者不特弔尊者謂煩也

必俟朝夕

髮而弔

魯婦人之髮而弔自敗於臺鮒始也去纚而紒曰髮

執事不

於禮

三年之喪雖功衰既練服也既喪大功弔哭而服其服而往功衰既練服也既喪大功弔哭而

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大功卒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麻執事不於禮禮奠饋也

五退

相趨也出宮而退謂相趨姓名而會於喪事也相揖也哀次而退嘗會於他者相問也既封而

退嘗思惠遺相見也反哭而退嘗相執相見弔於壙

朋友虞柩而退此五者思厚薄遲速之節

弔於壙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不羣立於家示民不肖也禮

不羣立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

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齊衰而往哭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

喪齊衰而往哭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哭之非若凡弔

襲裘帶

經

子游襲裘帶而弔曾子曰非之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家

語

不知名

龔勝死有父老弔之甚哀曰膏以明自煎龔生竟天天年人莫知其名也

生芻

郭林宗親喪會者甚多徐孺子不言姓名來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前而主人告林宗林宗曰必徐孺子也其意蓋謂生芻一束其人無雜弔之賓

晉太保王祥薨奔喪者非

朝賢則親親門主人不哭阮藉母終裴楷往弔之藉

無雜弔之賓也主人不哭醉登牀直視楷行弔禮畢

去或問主人不哭何以行禮楷曰阮方外士我不弔

俗中士宜以執儀自居持議以為兩得其道也

主人顧榮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牀吳郡張翰往

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歎曰顧彥先復能

賞此不入慟哭乞不臨喪高士廉卒帝欲臨弔房玄

不弔喪主而去乞不臨喪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

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

從數百騎出長係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

喪帝猶不許無設席行弔禮蒲州解人衛大經素善

忌至流涕乃還設席行弔禮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

盛暑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賓客

書能盡意耶比行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

未嘗至柩室齊泲母亡受弔廬前賓客未嘗至柩室

存亡變中使弔祭張曲江卒玄宗追嘆曰自公歿後

禮即中使弔祭不聞讜言祭中使至韶州弔祭

哭門內蕭穎士遷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欲見時穎士

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

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
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
詔百官如第弔帝驚悼

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祭及其未殮也詔百官如第行弔遣使會弔孔帖

賻贈歸之正

武子來求賻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歸之正也求之非正傳具祭器

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註布帛布也家於喪謂因賻者以為利班分賜之也賻補謂賻贈死者以脫驂

而賻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言人盡哀是以恩厚待我

我為之哀是以恩有施惠禮不委於地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

面從者以篚奉玄纁束帛立於使者之西南東面凡賻通以貨賄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請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

某君無官封者卽稱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
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
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
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
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復位掌事者引使者出主人
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罷掌事者訝受之不委於地
通其厚贈恤之李勣卒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
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

當無贏貲有司
其厚贈恤之

遺一不取

陸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
方賄遺一不取惟韋臯以

布衣交先以聞故所
致輒稱詔受之孔帖

雜服屬從徒從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姊妹也服
術有六有屬從已爲母黨有徒從妻

爲夫黨臣爲君黨有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
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得爲母三年

練冠以喪慈母自曾昭公始也祖父卒而以麻終月

後爲母三年祖在爲祖母如父在同爲母

以麻終月

久而不葬惟主喪者
不除其餘以麻終月
扈扈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
子誨之髻曰汝無扈扈爾

無從從爾從從
太髙扈扈太廣
舅姑大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禮
衆子服

基
王積答杜若書云衆子服基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基先儒以為其妻亦小功惟王肅

以為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為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袁準之義也
行服如所

親
李大亮歿後所有孤姓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
為所獎引服總麻
崔薛死

外郎杜審言為顯所獎引為服總麻
尊祖重嫡
盧履冰曰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

嫡崇其禮
哀毀如大喪
畢創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殺其情也
身鞠養至成人及卒妹為創

服弟羽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
士林美之
裴

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
如喪其親
初齊王憲女璿居李

善既歿餘慶為行服士林美之
綱厚恤之及綱卒女被髮
號哭如喪其親李綱傳

除服垂涕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曰

公於禮

除喪先重者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不忍除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

除之矣而不除也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患其過於制也遂除之焉禮記

二十五月

王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張東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

十五箇月

去官服除

吳兢母喪去官服除自陳脩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

祿以終餘功拜諫大夫復脩史焉孔帖

以恩制服稱情立文

魏徵定服制義嫂并不服蓋推而遠之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

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稱情立文其義安在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文粹

追行喪服追父服

袁紹生而父卒遭母喪服竟又追父服凡在廬家六年禮畢歸洛陽

非海內知名

悲感路人

李燮父因為梁冀所誅燮匿於人家得免十餘年梁冀誅

不得相見

重喪制

東海孝王臻及王儉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與姊相見悲感路人

血毀瘠至服練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童喪制也

發哀服喪

梁袁象先為青州節

度使以蕭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官變姓名亡之鎮州及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五代史

服過制相駁

薛宣為丞相弟脩為臨淄令後母卒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喪人少能行之

兄弟相駁不可脩竟不敢踰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二

行服兄弟由是不和衛漢相不敢踰國妻服順帝時山陽太守王襲妻卒家之制度漢紀

形容癯毀

絡敬淳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由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文粹

起復弁經帶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復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

帶金革之事無避此權禮也弁經帶輕服權以即事也

不入庫門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

入庫門時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以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也

不從政

父母之喪

三年不從政齊衰之喪三月不從政禮

不奪人喪

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

禮與初有司與子曰君子不奪人喪亦不可奪喪也昔者魯伯禽則有為為之也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

之急王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

子墨衰經

既卒

哭而服王事晉伐秦遂發命于墨衰經晉文未葬襄公以凶服從戎故墨衰經稱子晉於是乎始墨遂常

為**恩掩義**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金革之俗

虞公勤奉上宜從金革之虞哀戚在中何必苴麻之飾**致事**夏后氏既葬而致

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謂**攝事**張華為度支尚書母憂還戰事於君禮也記

賀成伐吳**怒辭官**帝怒曰汝非曾閔收廷尉高柔為之計也

力請帝乃**疆起**于志寧為太子詹事以母喪免有詔原之魏書**疆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

岑文本諭之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固請終制**教約卿疆起為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

宗室涵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瞑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言其敝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崔善

許之為建言其敝武德一年始許終喪然猶

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士以奪服為榮張說累遷工部兵部二侍

郎以母喪免既期詔起為黃門侍郎固請終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

奪服拜黃門侍郎杜暹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

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固辭見聽李朝隱授岐州

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護

刺史母喪解召為揚州大乞終喪魏州元城人解琬除監察御史以喪

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

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追令西撫羌夷泣血柩側韓渥言宰

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

相崔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緣而召可也何

必使出我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入居聖室田弘

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弘

正遇害魏人素德弘正以田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
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線拜魏節度乘傳以行布號泣
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
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泣而入居至室屏節旄帖
起復之制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
其有起復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五代史

葬禮

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

於槨反壤樹之哉

不封不樹

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經

如慕如疑

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

彼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我未之能行也言喪以哀為主

反

葬

太公封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

即遠

葬於墓所

以卽請具

子柳之母死子願請葬之具子柳曰何以

遠也

哉子願曰請粥庶弟之母葬子柳曰其粥

人之母以葬

其母不可也

日月有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

以易其

葬從死者謂葬禮父為大夫

不食之地

名者也

葬從死者謂葬禮父為大夫祭以士

禮

生無益於人吾何以死害於人乎哉我

同軌畢至

三

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云云

成子高

日

而殯三月而葬天子七月同執畢至諸侯五

葬妻犯

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禾

季子臯葬妻犯人之禾由祥請更之子臯曰孟氏

禾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買道

而葬後難

繼也

白帖

類葬鰥寡

黃霸次公為潁川鰥寡孤獨有死無葬者霸為區處曰某所大木也可為棺某

亭猶子可以祭

墓近先賢

田豫戒子曰葬我必於西

吏往皆如其言

門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

遺令不歸葬

崔瑗

人安可葬其邊

豫曰豹履行與我

適等彼死有靈當與我善也

魏書

子玉

真在羊主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臨終命子曰人終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不可不葬書

藏形勿歸鄉里子寔奉遺令葬於洛陽後漢書葬書

生王恠路行遇書生病下車省之生云我腰下有金

餘金亦埋葬骸骨曹褒為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不

後者褒買地設哭聲陳寵為廣漢守先洛陽城南每

祭以禮送葬之哭聲陰雨常有哭聲寵使案行多

骸骨不葬者勅縣坎瘞枯骨于頔為胡州刺史地瘠

盡收葬哭聲自絕坎瘞枯骨高宗營天明堂每夜見數十

人賴以安葬以玉魚高宗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門

奴問其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門奴詰問曰楚王

與七國謀反夷宗覆族安有遺嗣曰王起兵留吾在

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

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史臣遺略不書今在

宮中頗見拘限乞改葬我高祖處無奪我玉魚依漢

及發其處果然乃勅以禮葬玉魚隨之廣興記

長陵故事

高祖崩詔依漢長陵故事虞世南曰昔孝文居霸陵懷愉悲懷顧謂羣臣曰以北山

石為擲用紆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
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擲
又何戚焉孝文寤遂以薄葬至武帝之葬霍光暗於
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漢氏
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葬近城獨孤
骨並盡乃不重可痛哉書奏未報本傳
崩代宗悼痛詔葬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
曰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宅祖宗所其可
興鑿建陵其改葬太真妃已死肅宗令改葬唯高力
側乎帝嘉納改葬士知其所瘞在馬嵬西北十數步
當時乘輿念遽無暇脩周身之具但以釋中紫褥空
之及改葬時皆已朽壞惟胸前紫香囊存焉囊中有
少麝香力士持進上皇泣而佩之後有詩云宮中親
令高驃騎潛令改葬楊貴妃花膚雪態不復見空有
香囊如淚葬陳州陸思繹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
滋津陽門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
于陳乞留葬隱帝時劉審文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
州及卒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畱葬近郊
使民得歲時祭祀詔特贈
太尉起祠立碑五代史
神安而後嗣昌
武后崩將
合葬乾陵

嚴善思建言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神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因山為壠太宗皇后長孫氏臨崩與帝央曰妾生無益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篆文佳城阜上有一大樹可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

篆文佳城

沈彬將八十近居

山為壠

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為壠無起墳墓

來由是葬之

欲墮不墮逢王果

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於江

江南野史

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重收我果歎曰

吾今葬此今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廣記

厚葬石槨

桓司馬為石槨三年不成子曰若

榆沉設

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撥 孺子蕢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也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幃諸侯輅而

設幃為榆沉故設撥三臣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而君何學焉

薄葬羸葬

楊王孫學黃老術及病令其子曰羸葬以反吾真其子不忍又重廢父命乃見父友

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子欲羸葬見先人於地下乎王孫報云云遂羸葬

不用棺槨

盧植

勅其子儉葬於上穴不用棺槨後漢紀

自貶

楊震臨死曰不能誅患身死雜木為棺布單蓋形勿

歸冢次勿設祭祀也

阻遠不歸

蜀人張霸為會稽守病微臨卒救子曰延陵葬云云令蜀道阻

不可歸塋可止葬務遵速朽遂葬河南因家焉白帖

合葬許其大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

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離合

衛人之祔也離之魯

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祔合葬也離謂棺中間之合謂棺中無間善夫善其會也

爭訟

沛國劉仲武娶

丹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後出妻更娶王氏生子陶後
丹丘氏王氏皆卒正舒求附葬陶不許陶訟至死不
得

葬殤

郗原有女早亡太祖愛子蒼舒亦沒太祖求
合葬原辭曰非禮明公所以待原以其能守

訓典也太祖乃取

甄氏合葬魏紀

棺槨

須材

伯相命士須材成王崩時
也須材以終為棺槨書經

楠柩

宋公將死曰唯
楠柩所以藉幹

者楠柩棺中苓
牀幹牖體也

置諸堂阜

飾棺置諸堂阜諸侯龍輶
象荒火三列蔽大夫畫荒

火註畫雲
氣覆之傳

不欲速朽

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
之槨以斯知之不欲速朽也夫

子為中都宰立
此棺槨之制

棺在表

諸侯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
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

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庶人四寸大棺棺之
在表者屬梓小棺也大夫無梓士無屬以等尊卑也

棺飾

諸侯裏棺用朱綠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綠牛
骨錯士不綠諸侯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

漆三衽二束士蓋不漆禮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其棺

得雕鏤彩畫戶牖欄檻檨內

類引

下玉棺

王喬為葉縣令後天忽墮下玉棺於堂

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城東土自仙棺元

成墳其夕葉縣中牛皆喘流汗也後漢書

祭禮

祭之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祭曰烝祭天曰燎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瘞

懸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類是

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說文曰除惡之

祭為祓會福之祭曰禴告事求福曰禱道上

之祭為禋潔意以享為禋以類祭神曰禋祭

司命為祗祭豕先為禴月祭為禴禱雨為雩

禱晴為祭按家禮有四時祭每季用仲月上

旬吉日前期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祭日風

興陳設主人以下詣祠堂橫前焚香拜告曰
某今以仲春之月有事於高曾祖考妣某敢
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奉主就位主人
奉考主主婦奉妣主子弟奉祔食主參神行
四拜禮降神詣香案上香酌酒以酒傾于地
下二拜復位進饌主人主婦逐位自獻子弟
獻祔位行初獻禮詣高祖考妣神位前舉酒
跪奠又詣祖考妣神位前舉酒跪奠畢詣讀
祝位主人以下皆跪聽讀祝祝曰某年月日
孝玄孫某敢昭告于高曾祖考妣神位前曰
歲序流易時維仲春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
以某儀庶品祗薦歲事以某親某祔食尚享
復位行分獻禮兄弟之長者分獻祔位乃行
亞獻終獻禮儀同初獻此惟行高曾祖考四
位祔位無亞獻終獻酌食主人徧酌各位酒
徧插各位羹飯匙筋主祭以下各復位再拜
詣欽福位跪受酒嘏傳神意致祝祝云祖考
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使汝受祿
于天宜嫁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乃獻福
酒受祔祭主一人再拜復位辭申而行四拜

焚祝文送主納于祠堂櫝中徹饌禮畢夏秋冬祭禮俱同其祝文隨時改易月令冬至祭始祖惟繼始祖之宗得祭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始祖冬至一陽之始象其類而祭之前期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詣祠堂櫝前焚香跪告曰孝孫某今以冬至有事于始祖考妣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乃奉主就位叅神降神初獻讀祝再獻終獻侑食飲福受胙辭神焚祝納主等禮俱同時祭祝曰某年某月日孝玄孫某敢昭告於始祖考妣某曰今以仲冬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潔牲粢盛祗薦歲事尚享立春祭先祖謂高曾祖之父或以始遷之祖或以起家之祖一族合祭則以族長主之一房合祭則以房長主之皆以高曾祖考妣配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象其類而祭之前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告于祠堂曰孝孫某今以立春有事于先祖考妣敢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敬此主以紙爲之書名

于上不啓櫝出主以先祖不在櫝故也。參神降神初獻讀祝再獻終獻。脩食飲福受祚。辭神焚祝等禮俱同時祭。但祭畢須取先祖牌同祝文焚之。祝曰：某年某月日嗣孫某敢昭告于先祖。考某妣某曰：今以立春生物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潔牲粢盛祗薦歲事。凡我宗親咸茲合食，尚享季秋祭禴。凡爲長子者皆得祭。長子有故，支子代之。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象其類而祭之。孝子前一日齋戒，設位陳器具饌詣祠堂。考妣櫝前焚香跪告曰：孝子某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有事于考某妣某，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敬，乃奉主就位。參神降神獻祝等禮俱照時祭行。祝曰：某年某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妣某曰：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感時追慕。昊天罔極，謹以潔牲庶品用伸奠敬，尚享。忌日祭孝子不飲酒不食肉，素服宿于外，設位陳器告祠堂。奉主出祭，告曰：今以某親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乃出主就位行四拜禮。上香奠茶酒，其餘參神祝獻等禮。

俱照時祭行祝曰某年某月日孝于某或孫
某敢昭告于某親之神曰歲序流易諱日復
臨追遠感時不勝哀慕謹以牲醴用伸奠獻
敬奉顯妣某氏配食尚享如妣忌日則以考
配不妨生日祭生日家禮無祭此可以義起
者儀節當照忌祭行祝曰某年某月日孝于
某或孫某敢昭告于某親之神歲序遷易生
辰復臨存既有慶沒何敢忘對時興思慟念
罔極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追慕敬奉顯妣某
氏配食尚享墓祭取清明日詣墓所除草棘
添土叅神上香行八拜三獻之禮祝曰某年
某月日敢昭告于考某妣某墓前曰歲序流
易雨露旣濡瞻掃封塋不勝感慕謹以牲醴
祗薦歲事尚享遂祭后土于墓左陳饌布席
上香酌酒行四拜三獻之禮祝曰某年某月
日敢昭告于本山土地之神曰某躬修歲事
於某親之墓惟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
用伸奠獻尚享夫祭禮所以追遠爲吾身之
所自出也此祭祀以時古禮重之故雨露旣
濡而興休惕之心霜露旣降而興悽愴之心

非古今人之所同乎今據以上祭禮不可不知但窮民未必齊備每季隨其所有或蔬或魚卮酒豆肉皆可仲敬嗚呼祭禮廢而背死忘生者衆矣今乃崇信淫祠迎神賽會至于祖先絕無祭享甚至有伐其墳樹以為材斬具荆棘以為薪平其墳墓而以骸骨棄之他人者何其忍哉吾願爾百姓無忍此也庶幾報本之道乎然祭不特祭先祖為然也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六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日月星辰人所瞻仰山林川谷人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殷薦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

王假有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言王者可

以至于宗廟之中也易經

肆類

肆類于上帝

禋望

皆祭名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羣

神

謂徧祭於羣神也

駿奔走

駿速也駿奔走執豆籩以奉祭祀也

殷禮

殷盛也王肇稱

殷禮謂舉盛祭也

元祀

大祭也功臣皆祭而最尊者必首奠而先祭之曰元祀

明禋

精潔

祭品明禋以**采藻**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采繁**于以采

祀上帝書經**采藻**註謂采之以奉祭祀**采繁**繁于沼

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註謂**妥侑**以妥**苾芬**苾芬

南國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妥侑**以侑**苾芬**苾芬

禋祀克禋**祈年**祈年孔夙**福衡**秋而載嘗夏而福衡

其牛所以**清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此周公既成洛

夙戒也**維清**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烈文**烈文辟公錫爾多福

維清此亦祭文王之詩**烈文**此祭於宗廟而獻助

祭諸侯**將享**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此宗**時邁**時邁其

之詩**將享**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時邁**邦昊天

其子之此巡狩而**振鷺**振鷺于飛于彼西靡二**載見**

朝會祭告之詩**振鷺**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諸**絲衣**絲衣其絰載弁綌綌此

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絲衣**亦祭而飲酒之詩詩經

血食即享祀也社**大羹不致**和五味也粢食粢盛之

黍稷也不鑿不精也大羹**執膳**祀有執膳謂宗廟**大**

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執膳**之祀有執膳之禮**大**

雩

夏祭所以祈甘雨也

春秋電窋

惟是春秋謂祭祀左傳

一元

元

大武

剛鬣

肥柔

毛翰

音美

獻

跪

趾

明視

尹祭

商祭

臠

祭清滌

清酌

薌合

薌簣

明塗

嘉蔬

豐本

鹹醢

嘉王

量幣

註凡祭

宗廟

之禮

牛曰一

元大武

元頭

也武

足

迹也

牛肥則

跡大

豕曰剛

鬣

豕肥則

鬣剛

豚曰臠

肥

臠者

充滿之

貌

羊曰柔

毛羊肥

則毛細

而柔弱

雞曰

翰

音翰長

也雞肥

則鳴聲

長犬曰

美獻

犬肥則

可為

羹以獻

雉曰疏

趾

雉肥則

兩足開

張兔曰

明視

兔肥

則曰開

而視明

脯曰尹

祭尹正

也脯欲

專割方

正橐

魚曰商

祭商度

其燥濕

之宜

鮮魚曰

臠祭

臠直也

魚

之鮮者

則臠然

而直水

曰清滌

水可

既濯也

酒曰清

酌既沛

者為清

也黍曰

薌合

黍熟則

黏聚

不散其

氣

又香也

梁曰薌

簣穀之

強者其

莖葉亦

香也稷

曰明

粢明則

足以交

神也稻

曰嘉蔬

苗疏則

茂盛嘉

美也

並曰豐

本其根

本豐盛

也鹽曰

鹹醢

鹽味之

厚也玉

曰嘉玉

無瑕之

玉也幣

曰

薦新

有薦新

如朔

莫謂得

量幣中

廣長短

之度也

薦新

時新之

物則薦

之

薦時物

春薦韭

夏薦麥

秋薦黍

釋奠

但奠置

所祭之

物而已

無尸無

命酬酢等事釋奠 **七獻** 獻酌酒以祭也祭羣仙小祀

于其先聖先師 川五獻祭先 **大饗** 祭也 祭祭社稷五祀三獻祭山

公之廟七獻 **大旅** 禮五帝也大享之 坎

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

中央土其祀中雷祭先心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肺

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

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

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七祀** 命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 **五祀** 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國門曰國

行曰秦厲 **三祀** 夫

立三祀曰族 **二祀** 適士立二祀 **一祀** 庶人立一祀或

記祭于大蒸

蒸冬祭也凡有功者 **鬯辜** 鬯者肆而磔

而磔之也以鬯辜 **六祈**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

祭四方百物也 **六祈** 曰類謂倣其禮而祭也二曰

造謂至其所而祭也三曰禴所以禳凶也四曰禋

貢以爲九祭謂祭食之法也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

民解說六曰禘祭七日絕祭八曰燔柴祭天曰燔柴祭地曰

經祠常祭解祠謂祠祭以解管蕭管腸間脂也奉嘗

子孫奉嘗謂奉三犧五牲祭天地宗廟之禮也宗祈尊宗所燎

薰燒牲肉薰天以縮鬯縮地以鬯神昭事祭祀之事

肅祭也蒸禋祭祀也嚴禋孝享薦牲祈牲祈望椒奠

祭神也行潦承板奠藝文貴誠鬼神饗德明祀禮崇明祀盡物盡

志外則盡物脩也降福慎抑抑之儀禮容苟祭典之

容而內則盡志敬也非禮不誠禱祠祭祀供給鬼報本崇德祭祀之

奚取有三禮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二者行於天

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 **附之教** 聖人之於祭祀非必

无王所以重祭祀也 焉祭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祭於宗廟

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祭於有功烈者示報德

也不肅何以勸善六帖

祭事不虔 崔黯為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

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

蠲潔意耶公宜勅有司道朕斯意

去孝弟兩字 泰和二年崔龜從長於太常博士龜從長於

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於敬宗室祝

版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

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臣謂

立親廟六 唐武德元年追

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舊史

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

皇帝法駕迎神于太廟始享四室高祖崩增修太廟

景危羊主

卷十六

三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矣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于大臣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通典

郊天

爾雅云圜丘泰壇祭天也

后帝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註皇皇大也后君也帝天帝也詩經

定天位

先王祭帝於郊所以

定天

禘郊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

人禘

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饗德

天神郊血

至敬

不饗味而貴氣臭也郊天勿用氣禮記

降天神

六變之樂以降天神祀天神黃

鐘歌

大呂舞雲

禋祀

太宗伯之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註禋之言煙也煙者同人

尚臭

煙氣之臭聞昊天上帝冬日至祀於圜丘天皇大帝也周禮

報天

報天之禮歸地之敬類

宮
將有事於上帝必
供皇天
此在天下九州之人無

先有事於類宮
上克敬
天親克敬
上玄
有事于天祈福

類報所受
張九齡為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

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
蘇瓌折

欽明議亞獻
景龍二年天子將南郊國子監祭酒祝

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而禮亦曰

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后攝以待祭

祀鄭玄稱闕狄后助王祭羣小祀服小祀尚助况天

地乎是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持製帝奪政事帝果

用欽明之議以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
王者

必郊祀
趙巖言古之王者必郊祀陛下即位猶未郊

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
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

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
乃還遂不果南郊五代史元宗既定開元禮天寶元年

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二月辛
卯親享玄元皇帝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有事于南

郊其後遂以為故事終郊祀並依周禮太唐武德初

唐之世莫能改也唐志郊祀並依周禮定令每歲冬

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上帝天文皆
從祀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

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孟春辛日祈穀祀
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武德正觀之制大享之外每

歲立春立夏夏季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
及星辰從祀亦然正觀中奉高祖配圜丘元皇帝配

感帝餘依分祭王肅等皆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

武德制甚明今從鄭氏之說分爲兩祭圜丘之外
別有南郊違棄正經深未允耳唐通典

地祇方丘

夏至祀皇地

北郊

孟冬祀神州地

祭北郊

祗於方丘

禮記

蕭子儒高宗時爲奉常博士初帝已封禪復詔以正月祭北郊於是子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圜方二丘明堂感帝

唐制夏之日至祭皇地祇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

里爲方丘壇因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岳鎮海濱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牲用黃犢二神州用騶犢一岳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牲用騶犢二貞觀中奉高祖配地祇永徽中廢神州之祀

祀后土於雒上玄宗自乾封初詔依舊祀於渭水北

祀后土於雒上東都將還西京幸并州至開元十一年親祠后土爲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佑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雒上前後數四請准舊事至后土行報賽之禮從之至十一月祀后土於雒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於生成庶憑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粵在汾陰肅恭時巡用昭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盛禮式展誠懇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有司刊石于祠所通典

祀五帝重帝重按

太宰職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掌次祀五帝則大次小次

重帝重按五祀奉牛牲羞肆註肆謂解骨體也周禮

青帝

立春祀青帝以太皞氏配歲星三辰在壇

之下東北七宿在西北勾芒在東南

赤帝

立夏祀赤帝以神農氏配熒惑三辰七宿祝融之位如青

黃帝

土王之曰祀黃帝以軒轅氏配鎮星后土之位如赤帝

白帝

立秋祀白帝以少昊

氏配太白三辰七宿暮收之位如赤帝

黑帝

立冬祀黑帝以顓頊氏配辰星三辰七宿玄冥氏之

位如**昊天上帝**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

帝赤熛怒中央皇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昭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唐禮樂志

渭陽五帝

長安

東北有神氣若人冠冕東北神明之舍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遂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同宇謂上下異所謂複廟重屋也文帝親郊見渭陽五帝**五行之精**

九穀之宗

王仲丘歷左補闕時典章差駁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卽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

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方以祈穀
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
帝當昊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
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
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
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詔可天
冊

封禪

按河圖真紀曰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
奉度繼興崇祀也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

管仲曰古封泰山禪梁甫七十二家夷吾所
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
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
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
周成王封泰山禪初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水所以爲盛江
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
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有不召而自至者
十有五焉又曰秦始皇既并天下卽帝位徵
齊魯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議曰古者

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始皇上泰山立石頌始皇德明其得封也封藏皆秘代不得而記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又曰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儒者皮弁薦紳射牛封泰山如郊泰一之禮也

升封

王者受命而興必升封泰山報告之義

加厚增高

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

厚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天地若高者加厚者加厚也天示增高也故曰奉高者以事東

岳帝王禪

封金

封禪金泥銀繩封之以金印言

建號

業隆於禪祿而崇冠于二后撥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存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

昭號施尊名如封禪書

日觀

泰山東南山名曰日觀北有石室壇南有盤中有玉龜應劭漢宮儀

受符

天子所以昭察以從斗樞禁令天下經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文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春

秋漢

發德號

海內歸心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合若離之富者止宜禮中岳封泰山禪梁父

發德號明至尊厚福慶

篤黎民張華封禪儀

類引檢玉

北封時袁淑為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年大舉

壞永父今當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

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使聲齊上古帝

曰盛德之事何足探策封泰山禪梁父說岱宗上有

以當之孫嚴宋書探策金篋玉策知人年壽脩短武

武探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石室孫皓天璽元年吳

其後壽果如策者長風俗通石室興陽羨山有空室

所禪事為大瑞乃遣兼司空董朝周處等

封禪國班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吳志

祀山川

岱宗柴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岱泰山也柴燎

次序

祀新邑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周始脩祀於新

也

不郊猶三望非禮

三望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

郊天而脩小禮故曰非禮並走羣望晉人曰並走羣望不愛牲臺

駘晉侯疾卜曰臺駘為祟子產曰臺駘汾神也汾水

於是崇之山川之神若臺駘者若君身則出入飲食之事也山川之神又何為焉祀祭不越

望楚昭王疾卜曰河為祟王不祭曰三代命祀祭不

沮漳楚之望也四釋泰山祀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

水在楚望祀之數釋泰山祀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

山今釋之而為魯祀祀嶽鎮正月命祀嶽祀山川孟

周公求許田也春秋祀嶽鎮鎮海濱焉祀山川夏

禱祀山川祀四海仲冬祈祀四海大川名源名山大

川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君削以地山川神

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禮記血祭祭社稷五祀以沉羶祭山林

一禱三祠五嶽四瀆皆祀有常禮祀皆使者持節以

祠焉唯泰山與河歲五祀江水四餘皆一

禱而三
祭牲幣
自殷以東名山五大川二山曰水室

祠漢書
淮春酒脯為歲禱因泮凍秋凋冬寒禱記
其牲用牛犢各二牢其主幣各異也史記

類

幸東都

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褚無量上言昔

川丘陵墳衍並

祀衡山

大曆八年遣歸宗敬祀衡山

詔致祭唐志
御史彈之請望祭而還崇敬

遣女巫禱

帝嘗不豫太

正色曰君命豈有畏耶遂往

大齊王

開元十二

山川王璵遣女巫葉傳分禱天下
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

神為大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岳神為中天王南岳神

為司天王北岳神為安天王六載河瀆封為靈源王

濟瀆封為清源公江瀆封為廣源公淮瀆封為長源

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岳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惠聖公

醫巫閭山為廣寧公八載又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

九州鎮山除入諸岱外並宜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

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惠

澤王分命卿監詣岳瀆及名山一時備兼冊祭其祭

真乞羊主

卷十六

三八

儀具開元

嘉名勒石

自古封山止中國山獨我

禮通典
泥山曰長寧鎮國山餘折枝國蒲刺加國山俱曰鎮
國山各立御碑凡北計及迴鑾所至如靈顯翠秀靈
山神應等二十二泉立馬等五峰諸鑿谷坡甸岡巘
川圃磧戌之類皆錫以嘉名勒石垂永弁州別集

功臣配享

與享

爾祖其從

祀董安于

趙簡子祀董安于於廟智

于曰我死晉寧趙氏定矣乃

祭於大蒸

有功者書於

蒸司勳詔之詔告神以辭

佐命之道

生弘佐命之道

則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商代天

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向不遇反正撥

亂之主曾何以措其勳力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

使祭則與食則丘若斯之盛而已也杜甫太廟賦

配享武成廟

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

成廟循孔子周播奏太公古賢今

其下各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弟配享太宗廟庭

屈突通高宗李勣睿宗劉幽求元宗張說代宗郭子肅

宗苗晉卿德宗李晟憲宗裴度功臣並得配享貞觀十六

禮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依令禘祫之曰功

臣並得配享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

祿其後子孫率禮潔粢粢盛祓祠蒸嘗四時不輟國

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勲尊崇其德以勸嗣

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通典

齋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

明德聖人以此齋戒以季女誰其尸之有致其精明

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

之致齋三日以齋之定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

後可以交不敢散志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

神明也

必依於禮禮記齋戒之別有三凡祭祀之節有六二曰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

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中祀散齋三日

類引齋大同殿時帝齋大同殿高力士侍側帝謂之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

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李林甫還舍不奉祭盧邁改尚

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還舍不奉祭

書左丞將作監元旦攝祠以私忌不聽御史劾之帝還舍不奉祭

釋奠

樂正習舞仲春命樂正習舞將欲釋奠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註視觀其禮也釋置也為太公廟上戊釋奠於太公

禮但吹舞釋奠先師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

師及行事必以幣先
聖周公若孔子也（記）

類引 **太子經傳**
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傳輒使太宮

帝為太子至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
學太子親進爵於先師中庶子於顏回也（晉書） **太子**

釋奠
總章元年太子弘釋奠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
參少保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封孔子

為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 **釋奠十哲**
司業李元瓘奏
子孫世襲褒聖侯禮樂志

象以先師顏子配則配象當坐今乃立侍餘弟子列
象廟堂不豫享而范甯等皆從祀請釋奠十哲享於

上而國七十子于壁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
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為坐象曾參特為之象坐亞

之圖七十子 **議罷釋奠**
劉禹錫嘗嘆天下學校廢
十一賢於廟堂

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後
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

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
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

無有非之者本傳

雜祀

祀戶

正月其祀戶祀之於戶內順陽氣也

祀高禴

仲春

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禴天子親往后妃率九

前高辛氏稌官驚祥故祀竈孟夏其祀竈祭先肺夏

立祠焉以后妃祈男也祀竈陽氣盛熱之於竈從熱

類也祀竈祭祀皇地祇仲夏夏至日祭先牧剛日命

先進肺也先牧於祀中雷季夏其祀中雷祭先心中

大澤祀中雷雷中至也祭雷先進心祀門孟秋

門祭先肝祀門順陰祀夕月仲秋祀夕月於西祀行

祀盤庚

仲冬

孟冬其祀行祭先賢行道也陰氣盛寒於外去故祀之於道也祀道之俎先進賢

命有司祭馬步宋大火祝宗用馬於四墻祀盤庚於西郊之外以禳火月令

類
立王母祠

酒泉太守馬岑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璣鏤錦煥若神官宜立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

遺愛立祠王

為洛陽令及卒人思之為立祠安陽

利人立祠

許陽

亭西每有酒食輒絃歌而薦之焉

為都水掾脩鴻陂百姓得其利後病卒太守鄧晨於都官為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皆祭祀之

祠淳于臨聚屯瀟山楊州牧攻之不能克陳眾乘單車白馬往說而降之瀟山人立生祠號曰白馬陳

從事後漢**近墓立祠**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立廟向亮曰祠非所以存德念功宜因近其墓立祠於沔

陽人欲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詔從之

祠堯舜

禹帝詔褚無量祠堯堯平陽宋璟祠舜蒲

建陵廟

陳貞

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

置官列火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

請立七廟

武后已持國政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裴炎諫曰太后天下之母以盛德臨期

宜存至公不容迫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
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迹異安得
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機項羽廟垂拱中狄仁傑為淮
南安撫大使作檄苦
漸不可長后不悅
于楚霸王項羽文君潛游澤國嘯聚梁楚不知曆數
之有歸莫測天符之所會遂奮關中之翼卒垂埃下
之羽當匿鬼東山收蒐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
牢君宜速遷勿為人害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王廟餘
小祠並盡壞惟禹廟存焉朝野僉戴婆父祠肅宗以王璵為相信妖祠
父祠昭應縣令梁鎮上表極言其不可曰大地婆父
祠祀無文言甚無經義無可攷陛下特與大建祖宗
之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毀淫祀韋正貫拜嶺南節
又何以為祠哉續世說
信是正貫毀淫祀教民無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
祠事以為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
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
而水去民乃信之六帖
河瀆親家郭汾陽鎮蒲欲
造浮橋而激流
毀擇公酌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回本生輝上遂
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臨朝中人因立公祠號河瀆親

家

祭建德

賈建德卒時左右稍歸劉黑闥兵寢盛乃設壇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意文粹

富

夫貴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乃為富也然欲富者非為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願也故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楊虎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史記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又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餘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嗣之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王充論衡曰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桓寬鹽鐵論曰人大富則不可以祿使釋名曰富脩也人情莫不欲富

大吉

富家大吉

大業

富有大業易經

五福

二曰富

富人

奇矣富人詩經

辭

富

齊慶化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

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左傳

家富

家富不過百乘禮

安富

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七

曰富謂平其祝不專取也周禮

失富

念失富之由必因厚利思速貧之誠孰敢多藏

不顧多積積財貨也

素封

富者人情之所俱願者也今有無秩祿之俸爵邑之人而比之者命曰素

封史

丹穴

寡婦清真先得丹穴而擅其利以致富焉漢書

三致千金

越勾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之策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浮江湖變

然之策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各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三致千

金貨

金穴

漢郭况遷大鴻臚上數幸其家賜予千金極富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通鑑

殖傳王元寶巨豪嘗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禮賢堂以沉香為軒檻人呼為王氏富窟石

崇富

崇父苞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能自得財及為開州刺史果致

富

聞富

石崇與王愷聞富愷以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紗布障四十里崇作錦步五十里晉

書

錢癖

武帝每助愷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命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七株晉

寶精

王處回積鉅萬計蜀中富家罕與比

先在太原家甚貧有善相者周玄豹每指謂知祥曰此子寶精也它日當大富果如其言焉九國志

貴

說文曰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汝賴言貴聲如歸往之歸抱朴子曰貴游子弟生乎婦人

之手憂懼未嘗經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纔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專生殺之威操黜陟之柄誠可畏矣戰國策曰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勉哉夫楊橫樹之則生折而樹之亦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楊矣且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今雖自樹於王而欲之者眾子必危矣荀氏家傳曰惟我之先至

于有晉人物盈朝衮衣曄曄六代九公不亦偉乎磊落環竒光照六合中興丞相王公歎

曰勗已後榮寵莫
二爲天下貴門矣

孫禮

世祿之家
克繇禮書經

不讓

受爵不讓至
於已斯亡詩

知懼思降

知貴而懼

懼而思降既登而求降
階智人也不在程鄭

三命益恭

三命益恭故鼎銘
曰一命而僂再命

而偃三命而
俯正考父也

黜官歸邑

貴而能貧可以後亡二三子

坐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之

其亡

成也驕其亡
乎公叔成也

曼蒲之欲爲卿

且聞及禍

鄭公子曼漵與王子伯廖諍欲爲卿
伯廖曰無德而貪後鄭人果殺之

駟秦

不守其位終見伏誅

駟秦富而侈夫一騶大夫也而
常陳卿之車服於庭鄭人惡而

殺之子思曰不守其位而能終者鮮矣傳

不慊

聖人之制富貴也使之富
不足驕貴不慊於上註慊

恨不
充拙

不充 拙於富貴充
拙喜失節貌禮

目録

言方且貴
矣鼎初也

龜祀骨

神龜既殺致骨宗廟而祀之貴則貴矣思反於貧賤亦難矣龜祀骨
不可得也喻貴者遇患思反於貧賤亦難矣龜祀骨
於宗祧兮思伸眉言得位而憂解也雲雨會喻進用也發軌喻始入仕

者清途即清官之途也託身青雲託寄也金門步喻貴人之行跡也遺

榮遺忘也謂忘其榮貴也肉食資言富貴也泥蟠天飛言龍始蟠於泥終則飛於天也喻人先賤而後貴意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喻貴顯之盛也

鼎貴高門謂富貴也展驥謂居官而展其才也鳳轄龍文稱貴臣也

將軍位龍門司隸家喻貴臣也鶯鸞客客清詞雅調新唐詩常尊貴有常尊六帖

類引貴震當世裴寂拜右僕射入閣則延卧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

世榮其貴高士廉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得君貴盛虞世

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萬石張家張文瑾事驕盈貴奢漢陽

景范洋主

卷十六

四十四

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與若皆帝在清要為國子司

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恩寵過幸休璟檢校

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恩寵過幸數入禁闥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焉

同時列韋斌拜銀青光祿大夫時陟守河東而從兄

時列戟衣儻來物幼王謹女東光縣主時妃主多恃

冠罕比者儻來物貴以奢侈相矜主獨儉素姊弟誚

曰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禮

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遜

著名驕縱敗德況榮寵貴盛勲力相高李峴兄峴嶧

儻來物也可侍以凌人乎同特為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為戶

鳳閣王氏

王徽曾祖擇從兄弟四人曰易從朋來言

鳳閣王氏自是說大中時登進士者為一代法李靖

八十人位臺省牧守者有四十人

為一代法

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甚嘉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

未嘗言家事

或勸岑文本營產業者文

本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祿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富貴已極尚何殖產業耶故口未

金張

功臣之家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漢書

常言家事六帖

貧

呂忱字林曰窶貧空也孫卿子曰貨財粟米之於家少有者謂之貧至無者謂之窮方言

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捷謂押走也或謂之褸裂褸裂衣壞貌也或謂之藍縷顏延之庭告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麤麤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尚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論語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又曰貧而無怨難列子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矣

六極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我艱出自北門憂

且貧莫知我艱

食貧自我徂爾三車戶華戶主堵室儒有一

環堵之室易衣大惡死亡貧若人之始因十盜之由

貧者十盜謂收種不時娶婦樂道安德樂道而忘賤

無能養文太多之類也六韜樂道安德安道而忘貧

文賑窮恤貧以保息六養萬人三以肺石達窮民凡

近焚獨老幼之欲有達其上而不為達者立於周禮肘見

踵決曾子在衛緇袍無表十年不制衣正冠而踵決莊子

類蝸廬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

略枯鮒莊周家貧往貸粟於河監侯監侯曰待我得

車轍有鮒魚鮒曰君豈有斗升之水而相活哉周謂

曰諾我且游吳越令激西江之水而逆子可乎鮒魚

忿然作色曰此曾不如早賣樵朱買臣家貧好讀書

索我於枯魚之肆乎莊子賣樵不脩產業常刈薪樵

賣以給席門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塵甕桓帝

食焉居窮巷中以席為門漢書塵甕時以

范丹為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乃結草室而居

有時絕糧問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范萊蕪雪履東郭先生立錐地楚相孫叔敖知優孟

續漢書雪履事詳雪類立錐地賢及敖病且死謂子

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孟居數年卒敖子果窮困

負薪逢優孟遂謁孟孟即為敖子談說楚王謂叔敖

復生欲以為相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來曰婦

言慎勿為楚相孫叔敖之為相盡忠及死其子無立

錐之地何足為也處約凍餒叔向見韓宣子憂貧叔

王遂封敖子史記處約凍餒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名而無卿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

向對曰昔欒武子無一畝之田諸侯親之戎狄懷之

以正晉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脩其非病

德所以賀若患貨之不足予何暇賀之有國語非病

原憲居蓬戶之中併日而食子貢連騎詣之憲杖藜

而出子貢曰先生何病憲曰今貧也非病子貢慙之

家雪不干人

時天大雪文餘洛陽令按行見人家見除雪而袁安門無行路謂安死矣令看

之見安偃卧問之答曰大雪人餓無愠嘆顏泉明遷

不宜于人令以為賢遂舉為孝廉無愠嘆彭州司馬

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閉口不食路文逸遇隋末

盜文逸通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在官貧約甚鄭

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困彊飲食之衣常乏崔居儉

賤

日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羶六帖下賤以貴下賤大妨貴賤妨貴所為本貴以賤為樂

樂道而忘不辭不憚人所

賤文子惡知命賤而知命何必躁求朝不

雖賤者是人所惡而貧者亦士之常

坐朝不坐宴不與

類引起微賤時王乱仲等起賤微暴貴諸王見**羈賤**

劉文靜與裴寂善夜見邏堞傳烽叱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所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者

可終羈賤乎**無貴相**王顯與太宗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

曰王顯抵老不作繡及第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繡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

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謂卿惜也顯曰朝貴而久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

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官更**以女寵賤**帝謂馮野

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六帖**以女寵賤**王曰吾用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漢史

忠孝

則忠

以孝事君則為忠

為忠

移孝為忠

君親在難

夏侯肯年十三漢中之敗左右

提之以走肯曰君親在王經辭母王經為尚書高貴

難焉所走乃奮劍以沒王經辭母王經皆預謀謀訖沈走告文王經獨不行被

收泣辭母母顏色不變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人誰

恨之也魏書方寸亂矣徐庶從先主而指之心曰本

欲與將軍共圖霸以方寸之地今失忠孝萃於一門

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詣曹公忠孝萃於一門

晉下壺為蘇峻苦戰死二子名眵名盱見父沒同赴

賊見害母撫二子屍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何限微

王稚陽曰父死於君子不以母辭周處為中丞朝廷

死於父忠孝萃於一門夏侯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

今日我代父死罪

石奢相楚行縣有殺人者追之乃

不孝廢法縱罪非

立身成名

王珪拜禮部尚書兼魏

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

無敢舉者

中大

間丞郎宴席蔣仲在坐忽酌一杯言曰坐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

蔣曰此宜然南部新書

褒忠旌孝李源父愷死于賊手源常悲憤

不仕李德裕薦曰天寶時士罕仗節逆羯始興委符組棄城廓者不爲耻而愷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愷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仕祿五十餘年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亂關折百慮流然抱此精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遂下詔褒忠旌孝以源爲諫議大夫源謝辭吐詞哀切慙無所受李源傳

忠

忠之道有三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也說苑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寤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以厲王意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又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克忠

為下克忠書經

不忘衛社稷

楚子囊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都未有城

郭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

忠貞

晉獻公使荀息

死不忘衛社稷可謂忠乎忠人之望也

傳奚齊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

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

策名委質

狐突曰子之能事父教之忠策名委

質貳乃

相三君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

辭也

孔達成衛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

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去曰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

說遂縊而死衛人已說於晉而免衛人以為成勞復

室其子使

袒背齊襄公田于具丘喪屨反誅屨於徒

復其位

袒背

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

劫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

祖而示之背

初

楚平王信讒使奮揚殺太子太子奔宋王召奮揚

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聞死于門中

令德

忠為奉

初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

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復楚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

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勉之子能

復之我必興之及昭王在隋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

稽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石碯滅親衛州吁弒桓公

不入口如是秦師乃出

陳石碯使告于陳曰此三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

陳人執之而請于衛衛人使右宰魏泣殺州吁于濮

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荏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

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臨

難致命楚圍宗晉使解楊于宋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呼宋人遂致其君之命

楚子將殺之乃赦之見危授命吳楚反圍齊齊使

天子將復令齊王堅守二國合圍無從而入二國

與盟矣若反言漢已破齊促降許之既至城下望見

齊王曰漢興發百萬軍使碎首宋萬弑閔公仇牧聞

太尉救齊大夫乃誅左傳

手劍而吐之萬臂殺仇牧碎其首齒著殺其身為人

子門闔仇牧可謂不謂強禦矣公羊傳

臣殺

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為之**犯顏**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君曰昔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

乎禮記**高行**忠者臣下之**三義**在三之義父生之**無**

二之心事君有**致身**危則致身死而同國**節見**忠臣累至而行

史**臣節**時危見臣節世**進思**君子之事上也進思

款誠一之意楚詞

如金石光武詣王常曰輔漢室心如金石**哭墓**

鮑永過更始墓下車哭盡哀帝問公卿曰何如**推印**

張堪曰忠者禮義之宗忠不忘君君行之高者也

綬王莽篡逆使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推而不受曰

復見故主哉因**屍諫**史魚將死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死

不食而死漢書**使**項羽圍漢王於

告立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使**榮陽紀信說漢

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王可以問出紀信詐為漢王乃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

萬歲縊樹燕入齊聞王蠋在畫今軍中環畫三十里無

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耕今國亡無義自固遂繫頭於樹奮絕而死齊

士大夫曰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況社稷臣上問

食祿者乎相率以從王於莒也史記社稷臣上問

何如嚴助曰居職無渝人使輔少主守城廓柱石

賁育不如也上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柱石

王憂亂霍光憂邁田延年曰伊尹廢太甲安社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為國柱石吾能行之亦漢之伊尹

也西向大呼姜寶誼與裴甯拒宋金剛戰汾州為所擒帝聞為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

矣賜其家物十段米三石斛後誼果謀還被害且死

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迎其柩贈左衛大將軍死報得進通勢感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

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不逆節以生李

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不逆節以生

志仕隋始安郡丞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畏服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雖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讎耻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為吾法也

不顧身

張士貴破

忠槩所激

帝嘗

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見過不諫非忠

謂左右曰戴胃於我非肺腑親然於

事之機切無不聞唯其忠槩所激耳

武后末年蘇安恒投匭上書諫曰臣聞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

乘心忠一

朱敬則同平章事張易之誣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

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

所為若此

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與說乘心忠一

而所坐無名殺之恐失天下望乃得不死

顏真卿為平原守安祿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

衛使司平叅軍李平馳奏玄宗既聞亂嘆曰河北二

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

右曰朕不識具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

帝思其忠

張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卽事

誅之以絕後害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

眷眷本

朝

甄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而逢與元稹善稹移

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其心白乃難矣哉若甄

生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

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

引刀

刺心

田布度軍且亂嘆曰功無成矣卽爲書謝帝曰

元翼毋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

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

軍言訖

石演芬

李懷光召石演罵曰爾爲我子柰何

而絕

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

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

固吾分懷光使士齎食之皆曰烈

不懷二心

莊宗遇

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六帖

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

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

書而所乘馬斷其鞵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
憲曰吾本事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有
懷二心以于變第可與之俱死爾從事張朝事梁慕

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之憲涕泣拒之

事晉莊宗愛王彥章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

力窮不死待何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王
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五代史

堪仗節

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表王堪為尚書右僕射假節都督奉迎諸軍事進於灞水上與郭

偉力戰堪仗節臨陣慷慨氣冠六軍即斬偉迎惠帝
還洛陽其後為石勒所襲壘破左右扶堪上馬堪慨

然歎曰我國家大將不能禦難以至於此柰啣鬚
何面目復還朝廷終不動騎遂被害傳玄讚

為護羗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荀宇等所劫
宇謂序曰子若與我併威同力天下可圖序曰受國

重任分當効死義不貪生宇賜以劒序受劒卸鬚李
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漢後漢書

不顧宗

王郎遣前攻信都大姓馬寵開城納之收李
忠母妻子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

校尉忠時召見責數之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若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終得効命誠不敢

內顧宗親

東觀漢記

忠義

忠與義

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孝友序

伏讐之

刃

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讐之刃

請代長史死

劉平為彭城吏廩萌反攻郡刺史孫萌平

冒刃伏萌上請以身代賊劔刃止萌中瘡氣絕復蘇求飲平以已瘡血飲之焉

負太守逃

劉茂

為門下掾赤眉攻郡殺長吏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穴中得免晝隱夜求食百餘日賊去乃歸

叱辱

官長者

王育字伯春太守桓宣命為主簿宣左遷王攸請宣宣不迎攸曰卿為二千石吾所敬也

今吾儕耳何不見迎欲以小雀迎我使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主辱臣死小縣令敢輕辱吾君將刺之

宣跪下抱育乃歸故主曹公擒關羽禮之甚厚而顧其無久留意張遼以請問之

羽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禮然受劉公恩誓以共死不

可背要當立効報曹公而後歸及羽獲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羽乃封所賜拜書告

辭而去歸奔先主曹公不令追之忠正義烈天下

所推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終于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耶

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為宗楚客冉祖雍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

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于紀臣遂見危赴我世唐臣

守忠義顏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摧爾太守何負而反杲卿真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

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

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鈎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絕矣忠無所立潮素善張巡乃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璫忠無所立盍

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
街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為
世笑奈何

不為不義屈

祿山陷城張巡與許遠俱被
執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

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欲氣吐逆
賊顧力屈爾子琦怒以刀使扶其口齒存者三四罵

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大疑也安得久子琦曰服
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衆心

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齊雲未應巡呼曰
寧死不可為不義屈齊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

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
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

詈不輟

昭宗討李克用
以孫揆為兵馬

招討制置副使克用伏兵刃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
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也揆太詈不

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
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詈不輟至

死潰腹死

李玄通拜定州總管為黑闥所破愛其才
欲以為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

賊耶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饋者玄通曰諸君見哀
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劒舞可借刀守士

與之刀舞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識逆

能保所守尚何視息耶乃潰腹而死帝為流涕

順安祿山陷東都盧奔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

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奔臨刑西向非市名李錡

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為之變色

書記會使者召錡稱疾即脅使者為衆奏天子幸得

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慄至不能一字下筆

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對曰生

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

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

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

不忍背唐

契丹兵圍張敬達楊光遠勸敬達降

名也乃止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耶何不殺我降

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

遣人收葬之能為國家死董璋為梁將時姚洪嘗事璋後

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殺

厠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

厚奈何負我耶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
糞得一齧殘肉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
可反耶吾寧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燃鑊
于前令壯士十人刳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
之泣下錄其二
罵虜城上
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
州斌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
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
上罵延壽曰公父子候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
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死爾不能効公所為也已而
城陷斌自盡其家屬
皆徙于虜焉五代史

不忠

賊主

賊人之主事君
不忠非孝也禮

不諍於君

言臣不諍於君
非忠也蘇源明

威

墜君命挫國威不
可言忠白居易

亦何生為

忠所以轉君忠有不
遂是臣不臣亦何生

為文粹

為臣不忠

王鉞弟鐸鉞與鐸召術士語不軌術
士驚引去鉞捕殺之以絕口鐸與邪

絳善鉞亦交絳與緡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
執政先二日事覺帝召鉞付告牒鉞意緡與絳連故
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
騎四百至斬絳盡擒其黨國忠奏鉞與謀帝不信林
甫亦為鉞言故帝原緡不問然欲鉞請緡罪使國忠
諷之鉞良久曰弟為先人所愛義不欲捨帝聞頗恕
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鉞未知方上表自解有詔
希烈訊鉞矣有司不肯通奏鉞見林甫林甫曰事後
矣俄而緡至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
冕叱曰君為臣不忠為弟不誼大夫豈與反事乎國
忠愕然曰與國不可隱不與不可妄緡乃
曰兄不與獄具詔緡杖死鉞賜死本傳

孝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孝經曰夫孝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昔公明儀問曾子曰

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
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韓詩外傳
曰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子欲養
而親不逮是以推牛之葬不如雞豚之逮親
存也初吾為吏祿不過釜尚欣欣而喜者非
以為多也樂其逮吾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

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轉轂百乘然後
北嚮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故家
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呂氏春秋曰凡理國家
者必先務本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帝
之本務而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
夫孝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
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經援神
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
地龜出書天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
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

思孝

奉先思孝

丞丞

有鯁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聞如何

丞丞又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謂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凱風

美孝子也能盡其母心

嗣服

媚茲一人應候順德不

匱

孝子不匱

南陔

孝子相戒以

孝體有三

曾子曰孝

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遺體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

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

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

親敢不怡聲適父母之所愉色孝子之有深愛者必

敬乎有愉色有愉色繼志武王伐紂定其達孝矣善問豎

者必有婉容繼志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問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

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亦如之其有不

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

亦復盡歡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也

樂心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豫其心不違六行六

孝友為盡力忠愛以事親歡以敬之盡力而執以為

先周禮恭仁親之道執以為恭爾雖統尊家統乎尊恩制以名

有說謂之曰孝吾則不知統尊行先乎孝恩制以名

孝聞禮三德三曰孝德三行一曰孝行孝悌自脩五

由恩制三德以知惡逆三行以親父母孝悌自脩代

由恩制三德以知惡逆三行以親父母孝悌自脩代

由恩制三德以知惡逆三行以親父母孝悌自脩代

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
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
能以孝弟自脩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
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一行傳）**孝理**
理之時懷歸
厚之德（六帖）

類表孝

李日知以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
制日知殯絕于道左右為泣莫能視巡察

使路敬潜欲表其
孝使求狀辭不報
順色柔聲
膳順色柔聲在左右無

遲士人

求孝悌之士

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
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

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
與詣東土閣上石昂行義可以應詔
不引鏡
路隋父

城會盟平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入
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向不食肉

母告以貌類泌者
遂終身不引鏡
未嘗與人爭
沈季詮少孤事母孝

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
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
必先白母
王殷事母以孝聞

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弄雛

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答於母前五代

鳥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設九飯至孝母葬

著五彩褊襦衣弄雛鳥於親側

之夕設九飯祭每臨一祭輒夢送瓜焦華父遺病甚

號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

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察色

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孝子傳

汝郁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

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郁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

平輒復不食宗親共扇枕黃香字文強父兄舉孝廉

異之因字曰叔異

供養體無被袴而親極滋味

暑則扇床枕寒即以溫席

漢奩明帝為光武為四

祚長思慕至踰年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

生懽朝率百官上陵上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

動悲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

皆泣莫敢仰視東觀漢記

倚門趙狗幼有孝性年

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

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父至數年父沒狗思慕羸瘠

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塚側鄉族
畫像 陳紀字元方至德絕

嗟稱名聞流著漢安時官至侍中
俗才達過人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加其至
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勵風俗焉海內先賢傳

圖形 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髮髯親
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罵

木人以挾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妻
具以告之即奮劒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

見蘭為之垂涕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
於雲臺也

逸人傳 **陸績懷橘**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
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懷橘乎績

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奇之吳志 **進果** 羅威八歲喪
耕田為業勤身苦體以奉供養令召署門下吏不就

將毋遁避隱居增城縣界令還復故居朝暮供侍其
東珍味隨時進前

也廣州先賢傳 **有司旌門** 楊引三歲喪父為母所
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終恨不識父追服斬衰誓

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鄉閭三百餘人

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

太守表墓

符表年十六其母姜氏有

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養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絕至慟成咽迺至殯俄頃母沒表亦沒

一日二喪在殯葬於四望岡太守王府君樹雙碑以表其墓（安成記）

孝行不稱老

為人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廣也不登高

不臨浮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閭服事也閭中為事好生嫌疑不登危懼辱親也

不諾

命呼

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不趨不徑一舉足不敢忘父母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惡言不出

舟而不敢以先父之遺體行危殆也

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不爭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

者不除難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私其財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

全歸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孝有三

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六帖)

類

救父

樂恢年十一父為縣吏得罪將殺恢伏寺中晝夜號哭令哀之而赦其父**傷無**

几杖

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口不稱老傷無几杖

不驅蚊

吳猛常手不驅蚊畏其去噬母

也眇目

殷仲堪父病積年拭淚眇一目

取江水

姜詩母好江水詩兒為母常取之後被江

水溺死恐傷母情許言游學俄而舍傍涌泉如江水并雙鯉同出

聞父耕泣

趙景真詣師受

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恠問之真曰我未能養使老父勞苦師甚異之

跪泣請代

李安

期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

號伏叛壘

李甘楊牢有至行其方未

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

里號伏叛壘禿髮羸骸有有憐狀讐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瘵銜哀兩血行路

稠人為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免戒之牢為兒操行以如此未聞執事門喏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

身蔽父

王元軌歷定州刺史王文瑨與賊戰戰敗二

令抑之不為言元軌廉知

行之遺使吊祭上其事六帖

與其母東歸行積雪中

孝感鳥棲

曾子至孝三足鳥

笋出

孟宗事後母母好

宗入竹林慟

哭笋為之出

郭巨家貧養母妻產一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

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金

火

失火火起古初匍匐上號哭以身捍火火為之

滅惺甄

異與之

七年粟

劉殷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之得十五鍾銘曰

兔游

墓

方儲喪父事母母死儲負土成墳有白兔游其下

烏助成墳

文讓養母李孝母亡兄弟

二人役力葬不用童僕之力葬之日羣鳥數千啣土壤助而成墳也

孝女沉江

叔先雄父墜湍

水雄感念常有自沉之意家人防之百餘日消解因乘船於父墜處哀哭自投於水其家人是夜夢雄曰

却後日當共父同出至期

曹娥投江

曹娥父為巫祝候之果與父相扶持出

婆娑神溺死無覓屍處時娥年十四緣江號哭晝夜不絕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抱父屍而出

白鵲

馴擾

狄仁傑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鳩雀巢樹

張九齡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

白鳩白雀巢于家樹

持輿不息

牛微父蔚避地于梁道病微與子扶簏輿

行路逢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盜迫之微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驚駭盜感之乃止及前

谷文逢盜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

忽有泉出

宋思禮事繼母徐氏至孝會大旱井池俱涸母羸疾非泉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中其味

而寒日不乏汲縣人異**哀泣求屍**王少玄父隋末死

之柳冕為刺史石頌其感**哀泣求屍**於亂兵遺腹生少

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屍時野中白

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之齒也少玄饒膚

滴血闊旬而獲父**芝草生堂**崔希喬以仁孝友悌憂

骨遂以葬六帖**芝草生堂**哀毀過禮為鄭縣丞有

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蓋盈**表異其間**許灋謹三

天州以聞遷監察御史新說**表異其間**歲母病不

飲乳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芝草

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間本傳

天子孝至德要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德之本**

夫孝德之本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以**治所因**

教之所由生也**德教**蓋天子之孝也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是以其教不肅而**因親以**

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本者孝也

教愛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故**孝理天下**先王之

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孝理天下**以孝治

天下也故得萬國之歡心**博愛**先王以博愛而**近王**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博愛**民莫遺其親

至孝近乎王至
悌近乎伯禮

過慶善宮

高祖皇后竇氏殂太宗即位過慶善宮觀覽梗欵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

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

莫大於承續

穆宗

勸左右皆流涕乃享后於正寢
韋氏崩武宗立下詔曰朕因誕日展禮於太皇太后
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皇帝虛令享
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嗣君當
以祔廟由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官府討有罪臣子
勢湏謀與力今據天位一下制書足矣帝曰畏驚太
上皇柰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
安國家定社稷若今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
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
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
承順天地 高郢曰臣聞
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
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
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
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祖考恭謹德教以臨

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
延福流祚永永無窮孔帖

諸侯孝制節謹度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制節儉費

不離其身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

侯之

不敢侮於鰥寡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君

卿大夫士孝三者備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之法言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

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

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不敢失臣妾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

得人之歡心

愛敬同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

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然後能守其祭祀而保其祿位

蓋士之

以顯父母

子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六帖

庶人孝自先腴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父母慶自先腴致用酒書經

有善

庶人有善本諸父母禮記

謹身節用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孝門銘

安豐李興有至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學所導生與

耒耨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

生養以孝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具羅目不覩朝廷之容

耳不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李華二孝登

青陽

孝子

何澄粹親病日銅俗尚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為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數以

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

刻志從學

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

答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

詔吏敦駕

程袁師母病十旬不禡帶藥不嘗不進母卒負

土築墳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至永徽中刺史狀聞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

祿養

行先

孝乃行先

為已

祿非為已

揚名

立身揚名

捧檄

毛義家貧養親張奉慕其名詣義會府檄至以義為守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除服舉賢良方正不就奉嘆曰往日之喜為親也

加金章

盧譚母孫氏夫死不

峻反譚有功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譚立養堂於家王導已下皆拜六帖

將吏拜迎

張遼屯合肥時遼母至屯遼從出迎所督諸軍併將吏皆羅拜迎側觀者咸榮之

顧雍迎

母

顧雍為尚書令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太臣畢會後太子往慶之

賴祿

而養

姜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

不得就養

帝幸陝數存問李光弼母令郭子儀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

未嘗豫宴樂

觀察使王珙愛令狐楚之材將辟楚楚雖在珙所以父官

并州不得奉養未嘗

求為知院官

許康佐家苦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

豫宴樂滿歲謝歸

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肯就人皆知其為親屈六帖

不孝

傷考

子不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書經

殺父

楚欲誅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

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勤子所知也國將討焉誰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遂誅子南既葬其徒曰行乎棄疾曰吾願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不愛他人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忍也遂縊而死傳**愛他人**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人者謂之悖禮以**凶德**不在於善而皆在於**薄於孝**順則逆民無則焉以此防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猶為不孝**居上而驕於慈大為之防民猶有踰之**莫大於不孝**五刑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非非孝者無親**非人之孝者是

記不孝之刑

以八刑糾萬民一日不孝之刑

糾孝

糾察也以卿糾孝周禮

因嚴

敗因嚴之教曾莫敬親

歸厚

德非歸厚罪豈從輕

逃寘棘

既不念於

採蘭安可

遺親

采色難之訓曾是遺親

逃刑

有無父之國則

可逃刑當篤親之朝如何獲宥

六帖

類引

母窮不給

宗室臯貶温州長史攝州事時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

李鐸兄弟二人宦既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臯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若二子可

與事君乎哉舉

事後母不謹

元壽父譯事後母不謹隋文帝嘗賜孝經愧焉

之至元壽亦不以

詔賜孝經

于公異擢進士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陸

贇當政奏其狀詔

不能養母

李渤父鈞為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

湯耻之不母亡不歸

吳起與母別嚙臂而盟曰不為

肯仕孔帖

卿獨不歸遂事曾子頃之其母

死之起終亡不歸曾
子薄之而與起絕史

友悌

孝友

惟孝友于兄弟
因心
惟此王季因心則友
既翁

兄弟既翁和

六順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左傳

德星聚

川

陳寔有子曰元方次曰仲方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孝養

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孝養

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

史奏德星聚汝南先賢傳

梁王同輦

梁孝王入朝見景帝帝命乘輿

駟馬迎梁王於闕下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司車遊獵

梁之侍中郎謁者著藉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官無

異

清河共室

孝和皇帝肇章帝中子也兄憲為皇太子母被讒斥慶為清河子帝三四歲代

為太子而特親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車章

帝以更衣哀憐慶飲食衣服與帝同也漢書

許荆解劍

許荆元子常報仇殺人怨家會眾操兵至荆家欲殺

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前

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全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為賢李鴻刻印李鴻體性仁孝友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李鴻刻印李鴻體性仁孝友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怨為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鴻為太尉掾在京師傷育無嗣遂刻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虧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佐記乞代孔融育便飲鳩而死縣令省記怛然驚感後漢書孔融爭死山陽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候覽所忿疾覽為刑章下州郡召捕儉與孔融兄孔褒有舊亡投之遇褒出時融年十五六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乎因留舍藏之後以客發洩覺儉復脫走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兄弟爭死郡守李充易衣李充兄弟六人貧無哀而赦之續漢書并日而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為空自窮也充請鄰里室家相對前跪舉觴告其母便顧其妻叱魏霸服糲魏霸為而遺之婦行泣出門而去汝南記

宇臨郡終不遣吏歸鄉里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嫂
在家勤苦已獨尊樂故嘗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
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同苦樂

陳業灑血

陳業兄度海傾命時

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
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
上應時故血餘
徐苗含癰
徐苗輕財重義行人所難皆流去先賢傳
寡與妻子兄弟客居四十餘年田宅奴婢推之孤姪
弟亡臨殯口中有癰潰膿血苗含去之其行事類皆
如此也

同衣食

李銓少聰慧有至行銓兄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

年五歲覺已衣服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已同然後
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內曲順母外奉其兄
故閨門雍睦為羣族所稱陳留志

恭敬

夕惕

乾乾夕惕若

致恭

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易

溫恭

溫溫恭人

如集于木惴惴

顯思

敬之敬之天維顯

志冠

楚子狩于州來

次于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溪以為之援兩雪王皮冠

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圻父從右尹子假寐

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曰不忘

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

三命偃僂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

人皆宋君三命慈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註三命上卿

俯恭於偃偃恭於僂僂循牆走言不敢安行

莊敬恭順

矣敢侮謂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左傳

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昔者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何以敬身對曰君子過言則人作辭

動則人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令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所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氣然必有聞乎

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敬以免禍齊飲酒

人拜迎賓於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至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斯君子所敬親天道敬親

以免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禮記敬親天道敬親至敬禮記野恭而不

肅容禮由外作慎爾威儀必敬心之恭者禮必

之野敬而不中禮謂之野必敬敬焉柳宗元

類引釋恭

魯有恭士者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魯君

問曰子年甚長矣何不釋恭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謗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

七十常恐斧鑕之加於汜正服陳瑞為縣卒瑞謙恭者何釋恭焉魯國先賢傳

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遽校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拍類以謝之會稽典錄

暖下門

衛靈公時蘧伯玉為人恭儉篤禮夜行過公門必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有車當闕無聲

公謂夫人曰知車為誰夫人曰必蘧伯玉也何以言之伯玉衛之篤禮者也夫禮下公門式路馬今車當

闕無聲是下門也非伯玉誰能聞行韓卓趨社敦厚而不廢禮公使問之果是孟儀同載

純固恭而多愛博學洽聞好道人以尚賢定公問曰善遇社則趨見生不食其肉陳留志

庸庸祗祗威威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人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能致禮矣敬可敬則能尚

賢矣孔敬老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故事耆老賦事叢子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也史記

正巾

龐公躬耕妻子相待如賓休劔衽山濤少有大息則正巾端坐襄陽耆舊傳

中耆老宗長見者茅容危坐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箕踞歛衽魏國統

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

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

彙苑詳註卷十六

終

郭林宗見而奇之後漢書

聖死詳註卷之十七

聖

六韜曰夫聖人者與天下之人皆安樂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也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孫卿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者天下利器也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餒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參天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

莫大乎聖

備物

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成務

夫易聖

以極深而研幾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經

作聖作則

睿作聖

洋洋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書經

備德

聖人之記

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始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

峻極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

本天地

聖人作則必以

陽為端以四時為柄

創物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百工

隨時舉事

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以

德分人

以德分人謂之聖智似

無名

至人無已神人

感而後應

聖人感而後應迫而

天行

聖人之生也天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言而後行

聖人擇可言

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窮神知化

聖人高不可極深

利而後害偷得樂而有

窮神知化

聖人不可測窮神知化

此所稟於天者

盡妙體道

聖人盡眾妙體至道故不

也

玄照

聖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聖人所盡

於自知而理盡自

燭遠

聖人之身猶日也天日圖尺

然知者五經鉤沉

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

聖人中一正已也故蕩蕩西方有聖者焉不

曰天地之府尸子曰信不動而自行蕩蕩備九德以為聖人俱受乾坤

人無能名者焉列子氣該百行之高善備貫萬物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

九德之淑靈優劣論貫萬物而游乎精神之和若然者橫廓六兼應虛順通聖

人以忘懷兼應祖台道論

賢

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

之安危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

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

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後漢李固上表

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理身

者以練神為寶理國者以積賢為道黃石公

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代蔽賢者身當其害

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全呂氏春秋

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

忠也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士又語曰

鴻漸

山上有水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不义

惟后非

惟賢非

制爵

建官惟賢任事惟能崇德

克勤克儉

帝

來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宣慈惠和

昔高辛氏有才

堪叔獻季仲伯武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

順德

以賢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左傳

則民順

知賢

治國之難在於知賢

德周禮

知賢

而不在自賢列子

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

法天

賢人者法則天地

禮不進非義不受孫卿子

國器

夫

積禮

夫賢人者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野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安社稷

賢

施普器用利則功用少而就効衆賢臣頌

之為行也是非不與俗辨曲直故得其志則邦國以和社稷以安兆人受其福羣生賴其祚徐幹中論

神輔積道德者天與之地文子**參日月**余將去汶人無窮助之鬼神輔之

之野與日月參光**主神明**夫賢人百福之主也家語與天地為常莊子

類引**思賢苑**漢文帝為太子立思賢富義魏文侯過苑以招賓客西京雜記

問而執曰干木蓋賢人也干木**絕俗**施季儒為人沉富乎義賈人富乎財呂氏春秋

俗常以禮讓先人後已為**贈帛**孔子遇齊程本于於行稱為賢者豫章列士傳

終日甚悅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曰由也聞之於夫子士大夫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

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云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于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

而贈韓**推衣**昔思革子成文子三人相與俱往見之於豪嶺詩外傳

巖之間卒遇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俱死也豈若併衣糧

於一人哉二子以革管寧嘗與華子魚少相親**揮金**友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

為賢推承讓之琴操**天授**黃憲潔靜通理齊聖

金寧揮鋤如故與瓦石無林**天授**廣淵不矜名以詭時

異華提而擲去裴落語**天授**廣淵不矜名以詭時

不抗行以矯俗論者成曰顏子復生乎漢代矣而其

祖族出自孤鄙父為牛醫少無度教而乃能傑然秀

出可謂天授**讓玉**菜人有得王者獻諸司城子罕子

者也先賢傳**讓玉**罕讓不受獻者曰以示玉人玉人

以為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若與我皆喪

寶也不若各有所寶故宋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

所寶異也**砥節礪行**魯人有公儀潛賢者也砥節礪

劉向新序**砥節礪行**行不事諸侯繆公因子思欽以

為相孔**虛已**任嘏為人淳粹愷悌虛已如不足恭敬

叢子**虛已**如有畏其修德履義皆沉默潛行別傳

得賢嚴君子李彊拜益州牧謂楊雄曰吾與得嚴記

室太宗為秦王時房玄齡授府記室王曰漢光

才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收聘**

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平乃於

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杜如

晦等並以本宮為學士凡分三班遇宿于閣下悉給
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典籍推略前載無常禮
之問命闔立本圖像使褚亮為之贊號十八學士藏
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方是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
謂之登得公定天下長孫無忌進司空知門下省事
瀛州云固辭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為五

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
為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
得賢人乃

治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搜逮所
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

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耶

折節下士帝恠問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
耶對曰帝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

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
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
用賢不

計資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蔚曰柳璨材可用今擢為
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

可乎曰唯唯璨遂為諫議大夫
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帖

賞舉賢先茅之縣

晉襄公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賜以先茅之縣左

有功

加錫

古者諸侯貢士三適謂之錫九錫大戴禮

醕其得人

張循憲使河東恣所

事張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憊賢耶召嘉貞見內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然後異之擢循憲司勳郎中醕其得人唐紀

蔽賢附勢

簡賢附勢簡棄也

遺賢

野無遺賢書經

黜爵

古者諸侯不

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俱盡大戴禮

既壅

賢路既壅既壅賢路既壅妨倖門惟啓

無辜

率善且聞懋賞華賢豈得無辜六帖

推仁傑功

武儒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為

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

避仕終老不涉丁累帝甚慰勉之自是薄楚唐書

秦皇勿貳

任賢勿貳謂任賢委政既平勿貳之言書經

權輿

干嗟乎不承權輿秦康公

與賢人有始無終也權輿始也

考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刺莊公使賢者退而窮處也

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

在谷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詩經

義方死草

萊

魏元忠遷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

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孔帖

聰敏

劉劭人物志曰夫聖賢之所美莫美於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於知人知人誠智則

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故堯以克明峻德為稱舜以登用二八為功湯以扶有

莘之賢為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為治由是論之聖人之為治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

逸於任使史記曰人所以尚于將鏌耶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驥驥者為其立至也必若

歷日曠久絲整猶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

無雙

江夏人黃香博覽傳記羣書無不涉獵

比黃童

王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

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王澄曰

此子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魏書 **蔣氏翁任氏**

童近代有樂安任娘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

方篤任家之學幼默識趙閱幼時讀尚書默 **誦千言**

而多慧童子傳 **默識**識其音句蓄舊傳

夏侯榮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 **校亡書**上幸河東嘗

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幼童傳

問莫能知唯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以相

校一字無遺失上奇其材擢之為尚書焉後漢書

各賦一物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

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為吾各賦一

物然後乃坐純曰駿裏以迅驟為工鷹隼以輕疾為

妙何必積思皆隨自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為

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

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
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文士傳

仁 仁者心之本體言仁則義在
其中矣故曰仁者心之德也

體仁 君子體仁足
以長人易經 **仁不足稱** 仁見利不顧其君其 **異情**

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有 **為器** 仁之為器重其為
安仁有利仁有勉彊為仁 **為器** 道遠舉者莫能勝

行者莫能 **自衛** 古之君子以 **不背本** 不背本仁也不
致也白帖 仁自衛家語 **不背本** 忘舊信也無私

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 **仁者有勇** 柳
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范子

元曰太尉為入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
色待物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其志決非偶然者宗

元不妄許人諒其然也非孔子
所謂仁者必有勇乎段秀實贊

義 義者心之用言仁義則禮智在
其中故曰心之制事之宜也

義和 利者義
之和也 **存義** 知終終之可 **方外** 義以方 **行義** 禮

行義尊卑有**義府**詩書義之府也**思義**君子行**恩掩**

禮得其宜也義者利之本也**切以兵**夫為義者不可切**衛身**

門內之理恩掩義門外之理義斷恩六帖**匡邪矯枉**義者匡邪以為正攘險

世治則以身衛義世亂則以身衛義**安已而已**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將

達義先王修禮**安已而已**以定去就之槩夫專為

類引**不謀舊國**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

終身不謀趙之徒隸**自表取罪**雷義為尚書郎有同

况燕昭王後嗣乎史**免罪不謝**時郎坐事當居刑作

義默自表取其罪以論司寇同臺郎覺之

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下詔皆除刑

范滂繫獄尚書霍詡理之得免范到京師往見詡而

不為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半

舌有謝恩之辭祁奚有恤孤窮

伐功之色竟無所言**恤孤窮**許子章聞王育備牧

學讀書失羊將鬻以

色無愧解牛給喪實建德世為農鄉人喪親貧無以葬

事鄉黨救韓思忠副將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

忠倫裨權不已制且其人勇與資錢治喪郭元振年

智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釋與資錢治喪十六與薛

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穰

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

無少吝且質名孝義劉家劉易從遷彭城長史求

氏稷等皆嘆駭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史亡匿坐

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亡匿坐

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列狄仁傑

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以已乎見者傷之來俊臣誣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李嶠與大理少卿

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

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二救魏元忠魏

人乃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忠為張易之所誣獄方急蘇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

容天下之量故齊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

然則神鬼馮怒雍穆親族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

陰陽紛舛六帖晏然每食設廣席南唐時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

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

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

大為之不食九世同居張公請死開元初少卿盧崇

南唐世家南金匿之俄為讐人所告招捕按南金當重法其弟

趙璧詣御史王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言弟

弟自誣不情旭恠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辨

之我生無益不如死也旭警上狀以聞玄宗皆宥之

舉船錢帛奴婢貺之

裴寬為尚書罷部西歸汴流中

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為見知曰以君才識必自富貴何貧云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

語說上船奴婢偃蹇者鞭
捷之公益奇之芝田錄
天下第一家鄭濂浙江金

自其七世祖琦教子孫率訓惟謹世其居不別藉人
因號其里第曰義門太守旌之賜以扁曰天下第一

家至濂傳已十一世
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

世本府知府以為可以激勵風俗遂起蓋牌坊而賜
以扁名然實非臣之所敢當也上曰汝家食有若

千人對曰一千有奇
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遣之時馬后於壁後聽之

太祖退后謂曰
某家至千餘人使其舉事顧不易耶上驚悔即命

中官復召入問曰汝處合族亦有道乎對曰無他但
不聽老漚言耳太祖大笑適河南進香梨遂以二

枚賜之濂以雙手擎梨于首趨出
而憫之某至家召族人立兩傍向闕叩首謝恩分食

之使者還報
權臣通賄上曰鄭門無是也誣之耳
神相義門

浦江鄭氏子孫數世同居稱義門焉
五櫃貯經史訓家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表孝友堂

一扁乃建文君御書賜之及成祖靖難兵入有告以建文君匿其家者上遣使驗之使者未至三日數櫃惟經史亦不盡發回奏上乃斬誣者鄭氏得免此見孝友之家神實陰騭之也明泳化類編

義感送人喪

申屠蟠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乃躬推輦送喪歸遇司

隸從事義之為封傳護盜還馬孔仲山正身勵行辭送蟠投傳不受也後漢盜還馬孔府之京師宿下亭

盜竊其馬尋知是仲山馬乃責讓曰刺客不忍殺梁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還之

令刺客陰殺崔琦刺客見琦耕陌上懷詩諷詠乃以實告之曰君賢不忍相殺君可亟逃吾亦從此亡矣

蘊義生風

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遂去動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

抑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落破家族而不悔至于子伏其苑母歡其義壯哉漢

赤眉弛兵

赤眉賊過姜詩里弛兵而過曰孝義鄉論驚乎大孝之人必觸鬼神怒責

李倫六世同居奉勅旌表義門有鄉老程言等稱
自倫高祖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
光厚六從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為孝
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
田羣狀外議云田羣緣田羣抵法不食而終義動人
倫無不傷歎伏見後漢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皆
坐殺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王母譚皆詣官曹求代其
命因縊而沒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故事敢不
密陳贊皇
齊名
得與李杜齊名吾何恨哉本紀

智

不遺

智周萬物而不遺易

且哲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經

詐愚

詐愚者

去詐

用人

之智去其詐

一失一得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漢書

養智

以恬養智

以智養恬恬智交相養

心之符

神者智之役神清則智明

棄

智

絕聖棄智人利百倍老子

不樂

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莊子

未形

智者所慮之於未形

達者所規 **若愚** 大智若愚 **有涯之身** 不可以無涯之智 **天**

之象 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孫思邈

請聽納室 隋煬帝幸江都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裴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

諸驍勇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都女子孀家盡悉

士所欲即配之隋書

智謀

鬼謀 人謀鬼謀 **其神** 知幾其 **謀及** 謀及卿 **孔多** 謀夫

是用 **潰成** 如彼築室于道謀 **孔臧** 謀之孔臧則具是

是違我是謀猶 **祭仲知權** 宋人執鄭祭仲不名賢也

伊于胡底詩經 **祭仲知權** 宋人執鄭祭仲不名賢也 **而** 立突仲不從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可以存 **易亡** 古人有權祭仲是反於經然後有善也行權有

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中智以上

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公羊傳）

荀息謂以璧假道於虞曰玩好在耳目之前患在一

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荀

傳息危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白帖）

類引神敏知幾（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

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

心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此恨況常人哉（窮愁志）

曳踵為有疾（姚崇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

款崇他日朝眾趨出崇良踵為有疾狀帝詔問之對

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

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言祿山反狀（韋見素

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事明年祿山表請番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

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已暴天下今又以番代

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作不能防見

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每進見未嘗不為帝狀之

帝不入其語未

幾祿山果反

人服其敏

楊纂從子楊昉武后時為肅機宇文化反子訥治先

蔭昉方食未即判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

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訥隋資可乎

人服

建置本末

蔣又遷起居舍人會詔問神策軍建其敏

甚眾悉無以對乃訪又又條據甚詳宰相高郢

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

山楊國忠擅權當國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陝州

進士張彖力學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折於人

人有勸彖令修謁國忠可圖榮顯彖曰爾輩以楊公

之勢倚靠如山以吾所見乃水山耳或皎日大明之

際則此山當誤人矣後果如其言

時人美其先見開元天寶遺事

信

忠信

忠信所以進德也

立誠

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存誠

閑邪存誠易經

示信

晉文公伐原示信

退三舍

晉文公與楚戰退三舍以報其德守信也

不欺之臣

區區

宋國猶有不**信士分財**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欺之臣春秋

心者之**既隱**大道既隱**守信**謂之以行權爾雖有說失

平文子**則何行**闕而不立寧去兵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則

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信以**

守器動則不失信**非義信**言無善惡而必復之非義

信也**全吾身**苟欲全吾言安**使下事上**上不信則無

六帖**信則無以事上**信之

冒雨赴期魏文侯與虞八期獵雨甚文侯曰竹

馬之期郭伋字細侯行縣有童兒騎竹馬迎曰聞使

期不入留一日**雨雪與相期**蕭至忠少與友期諸路

以示信也後漢

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及友至乃去衆歎服之唐晝

諫諍

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

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規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托興詩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遷於善諫也者謂事有不當指而言之至至君父下及朋友論之不疑必有所益故孔子稱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士有諍友此之謂也又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弼違

舜

曰予違汝無面從

嘉言

嘉言聞

沃心

沃乃心

攸箴

或

敢伏小人之攸有闕哀職有闕惟仲驟諫請留將師

箴箴規也書經為楚敗荀桓子請死所晉侯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林父社稷之臣也夫其敗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三

日晉侯乃饋嘆魏獻子為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

使復其位乃饋嘆賂其女樂魏子將受之閭沒汝寬退

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唯

食忘憂吾子三嘆何也固辭曰饋之始至恐其不

足是以歎曰豈有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嘆乃饋

之畢曰願以小小人之腹為君子心屬狀而已獻子遂

辭梗陽量而後入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

人左傳量而後入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謂量其心意

可否而三諫為人三諫不聽則逃之君臣忠謹門開

後諫有義則合無義則離禮記忠謹門諫

諍之道闢台德朝夕納諫以輔勵節況當不諱之朝

忠謹之門台德台我也勵節宜勵勿欺之節

嘉謀謹言嘉謀規誨正也誨諫也傳言達聞君過失

傳告盡忠進思盡忠公忠將表效於公忠遷善寧違

大夫盡忠退思補過公忠豈敢辭於戮厚遷善忤以

大夫盡忠退思補過公忠豈敢辭於戮厚遷善忤以

大夫盡忠退思補過公忠豈敢辭於戮厚遷善忤以

大夫盡忠退思補過公忠豈敢辭於戮厚遷善忤以

大夫盡忠退思補過公忠豈敢辭於戮厚遷善忤以

大夫盡忠退思補過公忠豈敢辭於戮厚遷善忤以

遷善豈順主文而譎諫言之者**譎諫**無罪聞之者足以誠**顯諫**為人臣之

從而履危惡不幾微也**不欲陳**事君欲諫不欲陳**謀國**忠而謀

思而後行敏以寤**不臘**違宮之奇之言虞不臘矣**逆**

君亦一言以爲智危君危身**危君危身**不諫則危若諫則危

耳言不從逆耳之言**危君危身**不諫則危若諫則危

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顯諫**爲人臣者有諫而無諫

謂明言君過揚主過**揚主過**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尸利**

不幾微也事君遠而諫則諛也**身許**事上以忠則宜身許**納善**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寧韋忤以納善**不盡情**衆臣不盡情而上**陷不義**天

豈順從而忘危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諫**有賞**陳忠讜之言猶聞

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汲黯**有賞**有賞廢獻替之義

安得勵節**勵節**君子立誠猶不成人之惡忠

無辜臣勵節豈可從若**之昏六帖**

樓船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船廣德曰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漢志

斷鞅 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郭憲諫不從乃拔佩刀斷車鞅光武不從潁川兵起乃迴駕帝曰恨不用

郭憲言**引裾**文帝欲徙冀州士人十萬戶辛毗諫帝不答起入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乃出

曰毗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朝乘輿**申屠剛諫

帝出遊不從以食也帝遂徙其半魏書**臺鐘**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

輒乘輿乃止後漢**臺鐘**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

必哀以哀為**諫愛槐**齊景公有愛槐令使守者曰犯

樂非君民也**諫愛槐**齊景公有愛槐令使守者曰犯

德未及於眾而刑辟如危國是**苑入厠**漢郅都景帝

不可以藩國安民也遂罷守**苑入厠**漢郅都景帝

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堂從李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

厠上遣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殺之都伏上前曰一

姬死復一姬進天下寧獨一賈姬乎雖陛下自輕柰

宗廟何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姬太后聞之大喜賜

金百斤上**不足動心**楚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諫者

亦賜百斤**不足動心**七十二人有諸御而入諫曰昔

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負羈而宋并之吳
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
而武王得之遂趨出莊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
諫者不足動寡人之心至死出今日能入諫者吾以
為兄弟**自刑**鬻拳彊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
也說苑**自刑**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
遂自刑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
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懼君非臣法但美其忠愛也

盡大臣節

李晟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於

度曰彼縉紳儒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
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有犯無隱耶足非惟上
所擇爾叔度大憖故晟**不郵**鄭單以父蔭累諫
每進對蹇蹇盡大臣節**不郵**議大夫穆宗立不
郵國事單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
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假令緩急臣
下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
是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因詔單曰閣下殊不款
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延英**身危**帝銳於決事羣
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

帝果而不及。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合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自上封事，往往罪諫者，頗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恐天下骨鯁士以謹言為戒，撓直就曲，斷方為利。偷合苟容，不復諫。幸東都，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納君於道矣。諫幸東都，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備巡寺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一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諫，視朝不時。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及此，因止行。諫視朝不時，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不得進，見高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人皆危之。額叩龍墀，劉棲楚為右拾遺，散宗立視朝，嘗晏數遊，敗失德。棲楚諫曰：前君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臥寢內，日晏乃作，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滿面。李逢吉傳詔曰：母叩頭待詔，棲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棲楚曰：不聽臣言，請死于此。有詔慰喻，乃出。辭疾歸洛，後諫。

官對延英帝問向廷諍者

究臧否

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

復難詰究臧否劉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懸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愚自強不可得已陛下降慈肯解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羣臣惴惴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餘辭援古而逆

其議

以忠良為腹心

武宗喜畋遊他日間憲宗皇后郭氏起居從容謂曰如何可謂

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可用用之有不可當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遊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朴等不復橫賜矣

日晏坐

朝

帝縱弛日晏坐朝裴度諫曰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之人知勤政河朔賊區皆聳畏近聞延英益

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願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論執疆鯁**白居易對殿中論執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

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路故羣臣敢

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冲逸好畋敬

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復待之如初初李程同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

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

情所費奉園陵以死請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陳京

帝嘉納六帖帝以死請擢右補闕與趙需裴佖宇文

恡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

對百官凜凜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奸賊嚙掌復

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

卻京正色曰需等無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

忠言不聞

傳本穆宗初立逸遊荒恣楊虞卿上疏曰陛下

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

聽政六十日八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朝

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庭忠言不聞臣實羞

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

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相四五人或頃刻侍坐

鞠躬隕越隨一日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而臣

太卑故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用休社稷計**韓休峭鯁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然不遂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肯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計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折檻**成帝時朱雲上疏求吾用休社稷計矣韓休傳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傳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脩檻上曰**拂心**哀帝時杜欽諫勿易之因而葺之以旌直臣曰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日漸長為禍不細臣聞玩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於一人

漢書五失齊王問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今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隆天

下穆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不聞大王賑救之令其失三也又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

也問含忍曰孤不能以致五闕若無開說明帝時百子則終不聞孤之過也王隱晉書

役務方殷衛顓上疏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魏志

改容張駿讌羣寮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親犯令即令不行矣

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後黃生吾不聞過矣前涼錄

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時參軍宋思顏進曰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

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于子孫也臣恐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其直復諭之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因曰近有虎

為害主上既遣人捕獲之令養民間日飼之以犬無益矣上遂欣然即命取二虎一熊皆殺之分其

肉賜興觀受箭二年已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百官

王宗師乞令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已而太祖覽孟子土芥冠讐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

去其享配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興觀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為孟軻死死

有餘榮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為之動容遂復孟子

祭仍令太醫院療其箭瘡一日詔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

陳於陛下不跪不為保嘗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

旨待罪於門外終日鎮紙諷諫耿通濟南人也以鄉上悟賜餼即命撤圖薦任都給事中後事

成祖一日成祖覽奏牘鎮紙金獅歌側將墜通趨

進移置案中上謂曰幾危哉通曰古人安不忘危

況敢忍視其墜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

擢通大理寺卿

享明泳化類編

窮達

潛龍勿用謂聖人側微
見龍 見龍在田利見大

及於物物
大人造 飛龍在天大人
樂行憂違 樂則行

違之謂見可而
屯其膏 有膏澤而
素履 謂安于貧
獨

進知難而退也
履道坦坦 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以

固而
拔茅茹以其彙 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連

吉也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賢人不偶於時高潔自
觀

類也
利用賓于王 君子觀國家之治光

生
貴趾 君子在無位之地惟
貴于丘園束帛

朝以効其
不家食吉 不食於家者

天祿
遯世無悶 舉世不見知而不
履錯然 志欲上進

也
遯世無悶 悔也遯世無悶也
履錯然 幾於躁動

卷十七

故所履垂錯未**肥遯**飄然遠逝無所係滯**羝羊觸藩羸其角**羝羊

剛壯喜觸之物以觸藩籬必困其**睽孤遇元夫**當睽離孤

處之時必以氣類相求**允升**信從而升以當**冥升**昏迷

乃遇元夫元夫善士也**致命遂志**君子當見用之時即盡其道

於升知進而**致命遂志**而不得免則當推致其命以

遂其志致命**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井之不可食者以泥汚也舊廢之井

猶言授命也**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人既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喻人當

濟物之時而才弱無援不能及物為時所舍者也**井**

谷射鮒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如澗谷之水旁

誘掖汲引者故上達**雉膏不食**膏甘美之物象祿位有文明之德故謂之

之難而下达之易也**鴻漸于干**干水湄也鴻之行

是不得雉膏以食之**鴻漸于木**有序而進有漸初

進于水涯其進可謂有漸矣若**鴻漸于木或得其桶**

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朱矣

鴻不木棲者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桶平柯也喻人進于危地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無咎矣謂順以異

也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女有賢明之資人所願娶故其過時未歸將以待得佳配

而後進退利武人之貞卑異之道進退不果若武人剛貞之志處之則有以濟其

所不尺蠖之屈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言考槃考槃在及矣尺蠖之屈信有往來之理易經

之寬考成也槃槃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季女斯也謂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

饑季女少女也季女不妄從人而反簡兮簡兮方將萬舞饑饑困以喻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謂賢人不得志而仕於伶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

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也

樂饑謂隱居自樂而蒙荆棘無土地可居所蒙辱泥無所求之詞詩經

塗言不仕而屈辱於田畝之間致事致還其執事於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左傳

而致

一畝宮

宮牆垣也儒有一畝之宮

廊廟志

山澤有廊廟之志

墮穫

如墮

籜之墮而飄零也

穫如禾之穫而枯槁也刈禾曰穫不墮穫於貧賤

簞門圭窬蓬戶甕

牖

簞門以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為小戶也蓬戶編茅為戶也甕牖總問圓洞如甕口也此皆窮儒之

所

易衣并食

易衣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換着之也并食謂三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儒有

易衣而出并日而食禮記

服寵

以賢受寵服也國君服寵以為美國語

去樂辭顯

去樂

甘於自苦辭顯退而就辱

鵠目

鵠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鵠之立其兩脰或

伸或屈亦隨時而用也

陸沉

沉不在水而在陸者喻隱者之隱於市塵也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

與之俱是陸沉者也

身江湖心魏闕

身在江湖之世心居乎魏闕之下言未能富貴者也

休影息跡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莊子

離居

即隱者也

窮處

寧窮處而守高

鼠

藏

隱遁之意

輶輅

不遇也

窟伏

處岩穴也楚辭

離䟽釋躋

離䟽釋躋而享膏梁

言去貧賤而享富貴也

鼎貴

言方且貴矣鼎初也

家居

謂滯在問巷未出仕也

數奇

奇隻不耦也若其言命隻不耦合也

左遷

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為左遷也

落魄

失業無次

也家貧落魄

奧渫

不章顯也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

扳龍附鳳

扳龍鱗附鳳翼並乘

天風雲會

謂遭遇之得時也彼騶風雲之會漢雋

騶裏服箱

喻賢才在下位也摯

騶裏以服箱

閉關却掃

閨即門也閉門却掃家庭之問謂不出仕也

反稅

謂去朝列

而歸耕於鉞畝反輸國稅也

隱處

隱居之人也隱處安林薄

游志

浮滄海以游志

拂衣

皆言謝世事

伸眉

言得位而憂解也

雲雨會

喻進用也

良遇

即良會也

抽簪

解簪纓而歸也

束髮散髮

凡束髮為從官散髮為罷官言不為冠冕之所拘也

脫

巾結綬

巾處士所服者綬仕者佩矣今脫巾結綬則從仕矣

韜精

沉其精采不呈露

簪

辭位意

稅駕

捨車日稅駕謂辭榮祿也

中林士

林下閑人

隱淪

謂幽隱沉淪也

蓬室士

貧賤之士

清途

即清官之途也

齊轡羣龍

謂與羣賢同居官也

心迹

併

併合也心迹猶未併言情在棲隱身尚居官也

托身青雲

托寄也

空谷期

致

仕而歸也

金門步

喻貴人之行跡也

通衢

喻仕路也

古節

古人高尚之節也

滄

洲趣

滄洲隱者所居也

紆組

謂從仕也

休沐

謂休沐浴也

鵲起

鵲巢於城徐城

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晚沐

喻老年歸休閒也

避喧

即避俗事

嘉遯龍盤

言隱者如龍之蟠屈

玩世高蹈

謂玩弄時俗以習尚高跡

促鱗

游汀渚

促鱗游汀渚短羽栖翳蒼苔促鱗小魚也汀渚淺水也短羽小鳥也翳蒼苔蒿草也此喻人之

隱居而老

風雲玄感

喻君臣之際遇也雲從龍風振

翼雲漢

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喻賢人之任用得施其才

隱鱗

言君子如龍之隱也隱鱗卜祝

垆牧汚池

駉驥垂耳於垆牧鴻雀戢翼於汚池皆喻人之未際遇也

塊然

獨居貌

焚

艾製裂荷衣

言去隱居而出也艾製荷衣皆隱者之所衣

泥蟠天飛

言龍始蟠

於泥終則飛於天也

鴻毛遇順風巨魚縱大壑

喻際時得

喻人先賤而後貴意

薄游

謂小用於世也

朝隱

君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

薄游

謂小用於世也

窮棲

謂深隱也志士窮棲

羽儀於高雲

言位高而遽見貶斥猶鴻飛漸高而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也

摧迅翮

於風穴

言風起而摧折其羽亦喻賢人失位也風穴風所從出也

名級

策名階級也蔑彼名

級隱約

倫素也

鱣鯨制於螻蟻

鱣鯨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小虫也以喻讒佞

言賢者失位為讒佞之所害文選

展驥

謂居官而展其才也

彈冠結綬

言朋友相薦達

垂纓玉陛論道紫宮

言賢者得時進用也初學

飛步

言人之驟進也

雲冕

言避時而隱也

銷聲滅跡

隱者之事

南山志

稱隱居之志也

知遂南擊水三千搏風九萬喻人之顯達也凌雲泥蟠凌雲言顯

達者泥蟠言困屈者夫凌雲者泥蟠者也棲林隱谷亦

士也結宦與人同出仕問舍求田歸隱也問野情山

心野情風月廣寧神其衡門迓祿歸耕謂不仕也彼

乃迓祿玄跡幽人之跡也鳳凰翔蓬階喻賢人不履

影吊心孤獨而處自履其影掩目淵潛盟耳山棲皆

隱居陵扶搖而竦翮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

皆喻人之有賢才而得際用於時也巖穴冥寂江湖放浪隱居適志也

寂無江湖冲雲翼於雲路喻顯達也筮仕初出仕也清溪客

也隱士雲騰羽化雲騰羽化谷變鶯遷皆鳴香車曳珠

履皆言人顯仕也鳴香車懷材幽藪藏穎重巖皆言人抱

賢德而矯翰龍雲狀人之顯達也招隱地隱居之地豹隱喻人有

隱於山林抱膝長吟空抱膝言隱也躍鱗喻賢才得時見用也羣麋

鹿志隱者之志也薰天言富貴之勢薰炙歸田謂致政歸

田里也峽孤騫言飛騰無與之偶赤霄儀喻人之顯達也休

沐地歸間之地謂可以真隱無意于軒冕也薄劣慚

真觀國賓策名登朝之人榛蕪即草莽貢玉堂言美德之人

不宜隱於山林也垂綸賢人隱於釣者青雲期言貴達者如

也自嘆飛長纓長纓者冠冕之事也草

澤賢人所隱也弄白雲歸卧嵩山弄五窮智窮學窮

所交 **長安花** 言達也一日 **逃名利** 逃名而名我隨 **隴**

畝 又大安能入 **偃息** 即棲息也偃息不 **舍耒** 罷耕也

舍耒塲

類引冠蓋里 襄陽郡峴山南其間問里填列有卿士

名爲冠 **鳴珂里** 張嘉貞事 **頽** **老** 漢武問顏驄曰叟

蓋里 **也** 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

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至老而不遇

芙蓉鏡 李固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

蓉之語姥乃 **雄飛雌伏** 趙溫爲京兆郡丞嘆曰丈夫

金天神也 **捫膝** 賈景與栖遲不仕捫膝曰 **丘壑** 明

帝謂謝鯤曰君方庾亮何對曰端委廣堂使百僚 **三**

幸

胡九韶江西金谿人也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脩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韶頓

首

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嘗笑之曰一日三餐菜

粥

何名為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

幸

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樹無病

人

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明冰化類編

離別

楚詞曰悲莫悲兮生離別又曰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江淹別賦曰黯

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家語曰孔子去周老

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

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

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

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

者也孔子曰敬奉教東觀漢記曰陳遵使匈

奴辭於王丹丹曰子使絕域無以相贈贈子

以不拜遂捐而別遵甚悅管輅別傳曰諸葛

樂與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溫克然不

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

如膏火火不慎持卿散才以游於雲漢之間

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

欲持酒以慎持才
以愚何患之有耶

出宿

出宿于千
飲錢于言
此離
有女此離
既其歎
于邁
周王于

及之于往

悠悠
悠悠南行
即伯勞
流離
飄散也
流遠

送

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
摻執
摻執子
信邁
中伯信邁
百壺
韓侯

出宿于屠
頭父錢
之清酒百壺
詩經

四方志
謂出行也
子淹恤
淹恤留憂

人淹恤

險阻艱難
山川之險阻
道路之艱難
晉侯在

備嘗

贈策
士會將歸
晉秦大夫
繞朝贈之
行色
車馬

色駐

行矣
猶言好
與決
即決別
辨嚴
治行李
行塵
望

行暴露

暴露于野也
謂離夢
謂離別後之夢也
知別

寬

臨別之精
寬也意別
北梁
分別之地
訣班荆
古者

折荆布地坐而置
灑泣刻血
言泣血為別也
川途志

之思
戒車戒徒
君子戒車小人戒徒皆將別也
分索
即分別也
分塗

揮袂
即分別也
南津北渚
言送別處也
越鄉憂

也離也
景絕
謂與人相別形影若
黃鵠遠

別
黃鵠一舉千里以喻人
墜雨秋蒂
墜雨離於雲秋蒂去於樹喻別

離也
旅翮
即客鳥喻別
願言之懷
謂別去相思之懷也

雨絕
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喻
分途
別路
離襟
即別

黃鶴舟
送別之舟也
青山路
別路
桃館
錢行送處
悽心結念

之若也
雲雨散東西流
皆言分別意也不言
離羣客

上有離羣客
分驂
別騎也
戀舊浦
流波戀舊浦行雲思

故山言人遠飲餞送別執別執手背飛鴻喻離別也

別思故鄉也樹暫作背數離迷即話遠別也飛蓬征喻別離堂叙

飛鴻藝文之堂別幌別次之幌也念別念別已沾羅衣別淚沾

也慕歸客已傷慕歸客別渚即送別碧色綠波春草碧水

綠波言送風蕭蕭雲漫漫亦送別之景也怨

別之景也飛蓬傷蕙草言恨別也不怨飛攀桃李送別之事也

忍離慕羣客離客慕羣也豈念慕勞舟遠別之疲旆

別離扇拂面看別衣別後所留離慕依遲起別

遠別之離燭別筵之岐言將別臨路蔓草別既傷

緒離羣促遊將離羣離緒離別之分袂分別風期會

之期也悵別風期阻分襟即別別引離別之歌曲也泛梗征蓬

皆言遠離別也離顏離別之容也雙玉瓶送別也酒盡奉辭相奉而辭

別也奉辭還策杖解袂即分袂也旋解祖帳別筵帳也贈松

樹枝雪中何以贈君別斷蓬飛喻分別也今日暫同

蓬斷行別兄弟別也慰此斷別雲離情慘紅亭送別之亭

也紅亭綠酒送君還官樹別處樹也日斜支離牢落也支離東

迴景別時迴望之光景浮雲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

一隅李陵送南浦余交于方連行送離闊如此人生幾何

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清路塵

退不能相忘牽寧垂隔各欲白首白居易

明日丰潤別惆悵清路塵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李白

鹿聚

孔叢子高與鄒文季節為友季節歸魯臨別流涕子高抗首而止曰人生豈當如羣

鹿慟泣與訣

則天皇武氏召為才人方十四母楊氏慟哭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

非福何兒女悲乎

十離詩

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傷

公由此出幕既去作十離以獻十離者大離主筆離

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池鷹離韝竹離亭

鏡離臺筆詩曰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散花瓊

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裏擎他詩皆類此也

四鳥

孔子在衛晨興顏回侍側聞有哭聲甚哀顏

回曰此哭聲非獨哀死又悲生離也孔子曰

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

分離去皆悲鳴以相送哀戚之聲有類於此家語

援琴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欲為改娶妻

聞之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援琴鼓之痛

恩愛以水高歎別鶴以琴操

贈言子路將行辭於孔子曰

舒情故曰別鶴操琴操贈言贈汝以帛乎贈汝以言

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

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由

願終身擊筑燕太子送荆軻入秦賓客知其事者皆奉之語

銷菟橋此橋為別離之地故人呼為銷菟橋開元

待以刮目魯肅過呂蒙言議常欲受屈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三國志

宴飲

飲食宴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需象也雲上於天需君子

需于酒食以待之所需必得也

飲酒濡首飲酒和樂意

厭厭厭厭夜飲不醉

初筵賓之初筵左

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

有臺南山有臺北山有

蓼蕭彼

蕭斯零露瀼瀼此諸侯朝於湛露湛露斯匪陽不

天子天子與之宴以示慈惠

菁莪菁菁者莪在彼中阿**瓠葉**翻翻瓠葉采之烹

有駉有駉有駉彼乘黃此宴**泮水**思樂泮水薄采

宮而頌禱**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此宴**杜舉**孟名

之詞也**禮****醕湑**醕湑樂也**醕讌**湑樂也**曲宴**華堂**廣讌**即盛**展讌婉**

謂舒歡樂之情**山陽讌**即竹林**清讌娛**綢繆清**灑玄**

也願得展讌婉**醪**醪上已流觴也灑玄**藉野**藉地而**玳瑁筵**布象牙之

筵之**終宴**終宴在金房**清宴**高談**高宴**高宴析**錦綺席**即華

初**凱宴**樂宴也信凱**良集**良辰宴會也**宴醕**金樽開

繁會盛宴也絲竹常繁會 十千杯聊舉十千杯藝文 斗酒會今日斗 歇

氛埃清宴無塵擾也於茲 玉筵捲幌結帷 曲筵簪金

筵早曲 宴私招延親好 宴語或班觴 四筵四筵常芳 花

筵拂花筵 開襟歡賞也開襟方未已 舞席舞席紛 青巖酌青巖

酌 瓊筵夜靜瓊 廣筵廣筵上客 謹諱謹樂而戲諱也

幽酌傾壺事 泥飲謂醉飲 繡筵佳人舞 芳尊宴也且

戀物華 觴詠一觴一詠足紀勝遊韻府

類引 宴其家麟州刺史韋雲起告裴寂反按訊無狀

貳哉所以訊史徵天下人信公不反耳 宴私第封敖

詔三貴紀齋王食寶器宴其家經宿去 宴私第為太

常卿始視事庭設九部樂 盡歡賊圍雍丘李承式遣

放宴私第為御史所劾 兵往救大宴賓客陳

女樂蕭頴士曰天子暴
露豈臣下盡歡時耶

夜宴娛

李適之遷刑部尚書
夜宴娛畫決事無案

洞庭讌籍

東平太守蘇源明天寶中潁陽魯郡等
大守會讌于同源亭白同源起廣泊左

拂蚕尾右遊吳山酬讌而歌因泊小
洞庭庭遂作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宴朝堂居下坐

宋璟有大節嘗飲朝堂二張列卿三品居上堂璟偕
六品居下坐易之語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

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
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

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景曰以官正
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云孔帖

遊覽

行國

聊以行國謂出遊於
國中而寫其憂者也
遡回謂逆流而上
遡遊遡

從之順流

御六氣遊無窮

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
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所

窮也曼衍

即游衍也和之以曼衍

遊逍遙墟

乘氣以遊
逍遙之墟不繫

升遊遊之舟汎汎若不逍遙相羊皆遊也浮遊即浪

聊浮游以逍遙容與遊戲貌遊遊而容與遊瑤圃猶言遇聖帝升清

瓊瑤之圃汎濫游汎濫無止極也涉水中鳧汜汜若水中

騰駕步遊駕馬騰馳以衣冠出遊衣冠所遊陟謂遊

高也諸史風舉雲搖浮游博覽言遊覽如風揚節上浮謂

旌節而上遊儻佯行游貌淪神域謂游於神鳥舉魚躍

狀遠遊之意也宣遊宣徧也貞觀以遊觀為樂水宿即

中宿也水宿淹晨昏周覽即徧觀也閑遊子輕薄閑良遊勝遊也

極覽睇目有游子吟謂游翫也玄覽玄通也游

原遊於原野也佳遨遊宛洛佳美遨遊好遊也

真花羊主卷十七

美遨

流宕

即遠遊也

游躅

謂遊人之迹也

經丘

謂經行於丘中乃遊

行也

遊釣

以自誤釣

比翼遊

言與人同遊也鴻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初學

衍

衍遊也束髮好怡衍

冥遊

即幽尋也

奇託

即勝遊也默往奇託

結覽

於姑蘇夕結覽

薄遊

謂少玩也滄池聊薄遊

歷覽

即徧觀也皇朝愛歷覽藝文

清豫

清游也朝夕承

豫抔魄蕩靈

言遊觀之極也棟抗其鬼鬼搖蕩其靈爽

遊眇

遊睥平陽六朝

神遊

飛步

登高之步也飛步凌絕頂

事幽

浮遊四方也脫身事幽討

喜臨

仙豫

即遊仙境也仙豫覽玄規

外物遊

紫府與玄洲計來物外遊

眺

安遊

流覽

披軒肆流覽

芳遊

從此事芳遊

搜奇竦望

言觀遊也

竦望成山北

遊無何

莊子遊無何有之鄉

踏浪遊

每踏清浪遊

遊

慢遊是好奇大壑

寓目

憑軾而觀

縱觀

逸遊是娛

陵危

不驚遠下陵危環山洞江四出如一

誇奇競秀或不相讓徧行天下唯是得之柳訾洲記

類引駕八駿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闡駟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縹主車

則造父為御離眉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相天土車參伯為御奔戎為

右一日闕九疑太史公布子名遷遷生龍門耕牧河行萬里

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州鄒嶧尼因鄒薛

彭城過梁涉天庭匡廬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所楚以歸

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未見益州李固與弟目若涉大庭焉遠公廬山記

年五十一有七髮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

四州有九游其高陽池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八欲類此子矣

閔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茨覆水是游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口此是我高陽池也

襄陽小兒歌

攪離思

焦光仲遜共遊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樹攪人離

思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

羊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峭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顧

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

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冤鬼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副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

乃當如

塵土腸胃

鄒說數月山行喜聞無語牧唱日公言耳

水久之

敷文析理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續晉陽秋

費百金

謝安

於土山營墅樓館竹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此屑

意

伯夷何遠

謝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澗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

意氣彌

遠

劉訐嘗着殺皮巾被褥衣每遊山澤輒流連忘返神理開正恣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過者

皆謂神人

爽人心目

羊元居山當戶山峰奇秀每據甲秀堂帖胡休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

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頗峻極中院劉伯壽洛陽

魯公名其山為翠屏東坡集也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同則於峻極中院投筆記

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

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後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

靜遊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絕句云爛紅一點出浮漚

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窓談祖山水漫遊張子偉

德當年七十四回遊風月堂詩話山水漫遊少不婚

宦得刁景純廢園結茅齋居焉嘯傲長松脩竹之下

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快策獨行登廬阜

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免近鳥

園亭之勝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

漫遊記然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詩必因酒而作引觴

揮毫若不经意而語率高欲至半酣詩話亦奇而尤

生亦頽然醉矣語林召故人出遊柳渾罷政事免後數日置酒

遨遊林墅

盧鈞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

無意免意遨遊林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遨遊林墅累

日一還登葛憤山王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憤山曠望慨然長思本傳

禍福

積善餘慶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考祥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謂視

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

十朋之龜大寶也以此益之而不

能辭其吉可知

貞勝

貞正也常也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吉相勝而不已吉凶者貞勝者也易經

凶影響

吉凶之出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考終命

五

五日考終命謂順受其正也

紹天明

謂紹介天命以定吉凶也前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

命定命

基命所以成始定命所以成終也皆言天命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降格

謂

降災異以示警也

福履

福履綏之註履祿也

赤狐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二者

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今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

雉離羅

有見爰爰雉離于羅

言羅本以取兇今兇狡得脫而難以欺介反鄙

忠直受戩穀俾爾戩穀受天百景福介爾凶矜居以

謂遭凶禍純嘏錫爾純嘏祚胤永錫作胤繁祉介以

多福小宛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誨禍謂博禍為

以禮誨始禍謂禍之先徼福求福也徼福國恤國家

恤也定歲星淫於玄枵歲星當在星紀今在玄枵淫

其國恤歲星淫於玄枵歲星當在星紀今在玄枵淫

而淫於玄枵時菑無水蛇乘龍龍歲星也蛇虛危之

危乃為歲在豕韋襄公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是

蛇所乘歲在豕韋年歲星在於豕韋之次也左傳

三口原兆三易一口連山二日歸藏三日四兆上師

周易三夢一日致夢二日觴夢三日咸夢

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六夢** 占夢以日月星辰占

夢安靜而夢也二曰噩夢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覺時所想而夢也四曰寤夢覺時所道而夢也五曰喜

夢喜悅而夢也六曰 **十輝** 輝日旁之氣也眠夜掌十懼夢謂恐懼而夢也 **十輝** 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

一曰殺謂邪氣侵淫也二曰象謂陰氣附日也三曰鑄謂黑氣如鑄也四曰監謂抱日之氣如冠耳也五

曰闇謂方晝而闇也六曰膏謂陰氣蒙日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也八曰叙謂雲有次序穿日也九曰隣

謂蟬蜩升氣於日旁也 **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 想謂雜氣有形色可想像也

時有先期而迎之故曰逆風雨則受而安之故 **福持** 口寧災天患兵人難則止之也小祝所掌 **周禮**

福常在也言常保其生 **坎壈** 數遭戕身困 **精殺** 精人而無所患害也 **莊子** **精殺** 人精

氣也殺陰陽相浸漸以成災 **熙事** 福熙之事皆備 **蕃釐** 釐福祥者也天人之際殺精相盪

錫羨 錫予也羨饒也言 **儲社** 垂恩儲祉言 **糾纏** 糾福相神明饒予福祥也 **儲社** 像積祉福也 **糾纏** 福相

為表裏如糾繩索相為附會也**滂洋**廣也漢雋**災祥**妖孽自外來謂之祥又曰祥變

異之氣也**不思冥業**不思獨言無量無邊冥業謂幽冥求功業也此言福德不可以思量

冥福為死者於幽冥之下**休佑**美福也**祈禱**禱福也祈禱禳災

睢刺喻禍亂也方今**盼蠶**福之興有如蠶之羣飛而

多**擁神休**謂神佑以休美**福應**福祥微應也**貺祐**賜

福也總神**世禍**卒隕身**龐禡**大福也蒙龐**橫流**喻禍

靈之貺佑**世禍**乎世禍**龐禡**禡以祔民**橫流**亂也

橫流賴**國青**災變**世故**故災禍也世**受釐元神**釐福也元

神天**國慶**謂國家之**休氣四塞**休氣福氣也塞滿也**神歇靈液**

地也言天歇其靈潤滋液**靈貺**神靈所賜之**貞兆**吉祥也建

不降福祥言時亂也**福基禍胎**福生有基禍生**福倚**禍兮福之所

貞兆**福基禍胎**有胎枚采傳**福倚**倚福兮禍之

所伏孰知**因言致禍**多言多敗口是禍由已**禍由已**不善之家禍實

其極老子由已有道之**受禍福**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

日神不傷人**受禍福**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

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知命**使禍可獲而

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六帖**知命**去則福可祝

而來也論者以**為不幸**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

為知命光庭**為不幸**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

人得福為不幸韓文**為不幸**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

類引白犢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

帝居一年父無故而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此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失馬**

人以父子有目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愈列子**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

安知非福乎後其子驕墜而折臂人又弔之翁又曰

又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惟子以跛

故得父子相保故謂北叟知**怨府禍梯**趙武靈王時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淮南子

亂季允謂相國肥義曰子胡不稱疾傳政母為怨府母為禍梯史記**禍福無基**河間元

輔公祐反為行軍元師討之將發大饗士卒梧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

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祐禍患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梧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

為安**本傳諭以禍福**段秀實謂朱此曰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肅清

宮問振災邀福帝問韋綬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秘

祝勅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

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禍福何常**張道源拜大理卿時焉俄而授檢校戶部何稠得罪籍其家屬

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福及子**

孫朱泚奏署幕府是時幽州兵最强則雄士驕悍日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蔡廷玉問語泚曰古未有

不臣而能推

見輦重

李林甫子李岫為將作監見權

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

終

免于禍

昭宗時楊涉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

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

吾嬰網羅不能去甚至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

免于事佛營福

太子問張士衡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

貪憚驕虐雖輕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

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

災祥

三辰不軌

三辰即三光日月星也軌法度也

太白經天

太白陰星即

東當伏東出西當伏四過午

火辰匿暉金虎曜質

火

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虎白三台

摘朗三台星名齊明則右臣和洽摘館也即明著也嘉祥微顯言嘉祥之氣微美而顯示

我氛慝喻盜賊天下遭氛慝也皆氛厲氣惡氣厲危日月

休徵風雨玉燭言日月光輝和順也并柯共穗并柯連理木也

共穗嘉禾也天瑞地符天瑞地符慶雲也澤馬器車澤馬即神

馬也山出器也紫脫朱英皆瑞草也紫脫草朱英秀雲潤星暉風揚

月至暉明也揚風和也月至謂大第經實經實東西也

也實落也言彗星竟天天符即天瑞也品物咸黃瑞

而散落也亂時天變天符言天變也星滂日重光月重輪

地氣之祥也文選星滂石沴言天變也星滂悲荆日重光月重輪

星重輝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月規環如月眾輝如星霜潤如海大而比德故曰重

妖象災符

天重妖象地見災符

素狐玄玉朴牛文螾

皆瑞應之物也素狐

玄玉辛彰符命并牛文螾爰定曆祥

木禾六秀

皆瑞應之物也六朝

合璧連珠

皆天

瑞星重明合璧五緯連珠

沴氣

陰陽錯謬之氣也沴氣終不滅唐詩

嘉生

協氣嘉生

黃道

大平日行上道平行次道伯世行下道上道即黃道也

白青黑青

言之不從則有白青白祥

聽之不聰則有黑青黑祥漢五行志

亢旱

為霍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詩經

不降

時雨不降百穀不成五穀不滋害於衆盛焉

為災

自十月至于五月不雨不為災

畢星

仰大膏雨已愆天降之期望彼畢星未及月離之候

歲旱

東作既嗟於歲旱南山空望於朝躋

西郊雲

也西郊之雲且聞不雨廢南畝之稼豈望

有秋 狼顧

失時不雨人且狼顧

轉甚

青天湛然旱氣轉甚

韓愈

類
歡娛為旱

晉石衍問袁甫曰壽陽已西恒旱已東恒旱也甫曰壽陽已東吳人也

夫亡國之音哀鳴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成陰陰積或水故恒涉也壽陽已西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盡入

志滿心盈長為旱是以京師不雨至五月張行成拜

若抑強扶弱則天下和平

微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

詔廷樹示之曰村菜尚爾何早為即榜答之

夏陽驕愆太和六年天旱文

致雨者李中敏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倚枯

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昔東海誤殺一孝婦

大旱三年宋申錫位宰相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

使申錫悔而殺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冤必

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然

卜式請烹桑弘羊以致雨况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

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時暎之孽裴灌進中書舍人

憲則天且雨矣帝不省

二觀時旱甚役不止灌上言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

人心真知所出而上木方興時暎之孽職為此發今

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

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

令二京營作和木石一切停止不報六帖

旱鉢

嚴司空在太原時市童因於水際泗戲見流下一物

爭取之乃一瓦瓶重帛罽之市童因就岸撲破有嬰

兒長尺餘遂迅走逐之頃刻足下旋風起已蹕數尺

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髮朱色日在頃上謂之旱

鉢一云旱

旱有三

時人大旱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鵬上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那

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謀之昔歲常然農刺其澤及召

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

其遺囊有書一幅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

旱曷為天旱塞陽四凶下土祗教雖六七歲黎民不

飢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

藉曷為人旱邦殷其政史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

陰唐

畫龍致雨

明皇時亢旱一年將作少監馬紹正

文粹於左壁畫西方龍繪事未畢覺黑雲

作梁棟俄而龍拏櫻穿屋

龍大尉遂足盧氏雜記

水滂

鼓衆

救水以

水災

高下有水災

不時

雨水不

訛言水

至

建始三年秋京師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王鳳言太后皇上及後宮可御船王商曰自古

無道水猶不冒城郭今政化和平

江淮大水

貞觀八年山東

此必訛言俄而定鳳大慙漢書

及江淮大水帝憂之問虞世南世南對

水氣勃戾

龍

日恐有冤獄枉大宜省錄繫囚唐志

元平人水部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宋務光上書曰

切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

漂損百姓傳口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

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

不藉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涇

虹蜺紛錯暑雨滯靈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

中鎖之政以下外政顯損田

韓滉以戶部侍郎判度

深恩大變杜絕其萌

害隊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況泥恐有所蠲貸固表不

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

藻附泥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放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耶貶南浦負外尉計亦斥為豐州司戶負外參軍焉

三鴉谷水景龍

八平鄧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史有大蛇約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所射之俄而暴龍驟雨漂溺數百家五行志

饑饉

穀不熟日

流亡

瘼我饑饉民卒流亡詩經

大侵

五穀不熟為大侵大侵之禮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穀梁

懸磬

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傳

不應

祈年不應祈年祈豐年也

人散

散野荒人散周禮

米

帝幸東都詔孝敬皇帝監國時關中饑敬皇帝視廡下兵食有榆皮蓬實者帝捐然命家令寺給米

饑人就食

李勣破王世充密署東海郡公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

時發死者數萬

贍貧民

楊於陵遷浙東觀察使越人贍請出米三十萬石贍貧民

賜米

賑金

長慶中浙東災薄拜丁公著觀

欽封植

宋璟校貝州

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飲

野蔬而食

晉高祖皇后從

帝北市行砂磧中飢不得食遣隨行

骨相枕於野

劉武

呂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五代史

周為薦揚府校尉見天下已亂陰有異計因宣言于

衆曰今歲饑死者骨相枕于野府君閉倉廩而不賑

卹豈憂百姓意乎武周以

妖恠

負塗

見承負

生于朝

亮有祥云桑穀

反物為妖

天反

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

不儲

何奇不有

大傀

凡大

為亂亂則妖災生傳

異合

掌十輝

若

去樂
掌十輝
以辨吉凶輝氣也詳禍福類
射妖鳥
氏掌射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註獸謂狐狼等不見謂夜來呼鳴為怪

者救日射太陽救射神若神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

月射人陰周禮射神射之註神謂非鳥獸之聲或

呼若諱諱出出由人興妖由人興不妄作人無譽焉

之類廷氏職在政教惟者不在於妖祥而惟物明於性者天地

證魏在政教在政教及日休惟物不能協審於符

者惟物不能石言於晉石不能言或有憑焉

能惑文石言於晉石不能言或有憑焉

類引犬禍漢成和十年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

甲持弓弩至良格擊或死驢鼠晉宣城郡有一物大

或傷皆為狗乃曰犬禍也驢鼠於水牛灰色庠脚脚

類象胸前尾上皆白爪力而進銳官舍多妖惟樂廣

到城下郭璞策之名之曰驢鼠官舍多妖惟為河

南尹官舍多妖惟前尹皆不敢處廣居之朽木

無疑後於牆孔中得狸殺之遂絕妖怕也朽木真嘗

夜行見長人丈餘引鄭單妖氣楊虞卿以京兆尹得

弓射仆之乃朽木也鄭單妖氣罪帝怒叱曰爾當死

鄭單為妖氣今日為妖牙城物惟李吉山改柳鏡二

邪即出為明州刺史牙城物惟州會前刺史繼死

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

亳州聖水

亳州浮屠

命徐其解以視事吏由是安
愈疾號曰聖水南方之人率十戶僦十人使往汲若
飲病者不敢近葷血老老之人率多死李德裕嚴勸
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人宋齊有聖火皆本妖
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孤禁填塞以絕妄言
鼃集城門 鄧景山以文史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有
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
乎未幾宋州刺史劉戡反
梟嘯其屏 路敬潛為遂安
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
衡州火災 開元十五年
之旌杖而號敬潛不為懼
燒三百餘家州人見有物大
如甕赤如燭籠所至火即發
空中有若旌旗狀 元和
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
旗狀屋瓦上如蹂躪聲有十
地當人
書囊物 大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
殺戮 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鼠躍于地即
變為狗壯大頃日張牙視林甫林
甫射之殺然有聲隨箭而吸
宮中數見怪物 帝

卽位宮中有見惟物投瓦石撼門扉乃召羣臣誦佛書以禳之一屋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李業傳有物投瓦礫鄭綱宅在昭國坊忽有物

於安仁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而復還昭國及歸入方丈滿室懸絲去地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狐人立李揆方盛夏夜寢于堂之前軒

相曹陽祿頌狐人立而空其堂爲晝日避暑之所忽一夜有巨狐鳴噪于庭乃狐人立跳日光逆射久之喻垣而去按甚惡之將曉揆入朝其日拜相集異

記虬蜉王漁紫石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米粒數百皆具甲冑擽一紫衣行案上

傳云虬蜉上欲觀漁於紫石潭漁具數十人入硯中黃衣者歌洪武元年春三月建昌有蛇古巖黃衣者受命獨採材木至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距勢若堯亦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來鍾王氣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鍾已忽不見溥以聞人祖曰明埋者非鬼怪可惑守正者非識諱可遷皇

明源
化錄

再生

六日蘇

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傳

梁國女子

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於人已

受禮未幾而夫戊戌長安經年不還女家更以適他人女下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及前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夫訴於官爭之王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以為人妖曹于寶婢于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及瑩卒時生書于寶婢推婢於墓中寶兄年少不審後十餘年母發開墓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語地中不覺詳考之悉驗後已殯而蘇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承嫁之生子李焱死已殯三十日而蘇

復生歲餘

元落元年溫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

泉志

紫素元君

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

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生又留詩
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大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
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
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笑曰是嵩山昔薄命漢
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
三年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湏臾同生乃寤
許澶暴卒三日復生問其故乃誦
詩曰曉人瑤臺露氣清並逸志

非熊再生

顧况年七十喪

一子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云老人喪愛子日夜哭
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精鬼不離其家
見父悲傷自誓當再為顧家子已而再生年七歲
兄戲批之忽曰是爾兄何批之一家驚異後名非熊
舉進士
因
掬沙撲人
新安人吳生常病熱死既棺歛
徑至殯所掬沙以撲人人皆驚走即聞推聲喧噪良
久瞥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厨中少頃即出去至暮家
人乃敢臨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康附書
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即寢渴甚即入厨中飲訖
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
餘乃歸人皆呼為吳還魂
稽神錄

詆罵

歸連

不克訟歸而連其邑

褫服

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易

詈汝

小人怨汝詈汝書經善

詈

覆背善詈詩經

人都不憾

劉子翼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貲李伯藥曰子翼詈人人都不憾

憾

訾大臣毀朝政

韋雲起為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司直

一坐失色

武儒衡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

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于此一坐人皆失色

馬鬣上嫚罵

白孝德事李光弼為裨將史思

明使驍將劉龍仙以五十騎挑戰以右足加於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足賊孝德

願以五十騎見可而進追斬其首以還

似婦女

高仙芝代靈詈為四鎮節度使副節護程千里

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諸仙芝於靈詈者既視事呼千里嫚罵曰公面雖男兒而

心似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于石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爾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

賜邪又召滔欲粹辱良久皆釋曰大罵之安仁義焚東塘以襲

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六帖常州常州刺史李義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

其車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退而伏兵果發五代史

讒謗

信讒君子信讒孔甘盜言如簧巧言貝錦姜兮斐兮

彼諸人者投界豺虎取彼諸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亦已太甚

罔極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謀欲諧言緝緝編編民孽

讒口讒口聖讒說帝曰龍震聖讒說殄行震驚朕

讒說絕君子之行而驚師注聖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

言若簧鼓動以致惑亂天下之耳目搖唇鼓舌不耕而食

不繼而衣搖唇鼓舌
妄主是非盜跖篇

停詔免晬死

李勉遷梁州都督山南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士晬勒幹俾攝

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所託勉謂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諸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信讒**實建德帳下大將上伏實上聞晬遂獲免舊史**信讒**功畧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實臨死大呼曰我**為辨**畧唐次及參無罪王何信讒自刈左右手乎**為辨**畧唐次及參敗出次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副史德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方又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惟讒毀被放斥至殺其身君且不寤者因承獲其事為辨畧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王方我改夔州刺史**不以讒害良士**尉遲恭從擊王世充會因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恭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恭必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因肉曰丈夫以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下**

令求謫

崔喜累遷左丞以清察稱於世諸曹吏惡之

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如吏歌解律明月而高緯闇

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求謫者請

乃**正直為佞人憎**

時有告皇甫無逸交通蕭銑者會

自陳并上璉罪有詔剗世龍溫彥博按之無狀遂斬

告者而黜璉及還帝勞無逸曰比多譖毀但以正直

為佞人憎爾**勿令譖毀者害**

與褚遂良曰我有天下

無逸頓首謝

皆長孫無忌力也爾輔

政勿令譖毀者害之

不願知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

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

以為過臣當收

譖短

武承嗣

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

譖者乃不願知

為文昌

左相李昭德諫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眾庶且

父子猶相篡奪况姑姪乎后乃罷承嗣為太子少保

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

陸

天復初帝密

獲安枕是代我勞非爾所知也

陸

語韓侯曰陸

贇裴宸就忠於我僇曰宸等皆宰相安有他謗帝曰

陸

外言宸不喜我復位僇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

外言宸不喜我復位僇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

外言宸不喜我復位僇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

外言宸不喜我復位僇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

狐渙偃曰設泉如是外不足責陛下反正袁素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斗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為不善乃讒**造為醜辭**鄭細遷門下侍郎始盧從愿言也帝乃悟
從史路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諧細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帝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細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奸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以怒**三言成虎**魏龐恭與太
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孔帖謂魏王曰今一未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遠于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
三至投杼秦王使甘茂伐宜陽口果至遂不得見
參之處隣人有與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又未告云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今臣之賢也不若魯參王之信臣不若魯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之聽也
下石彎弓
楊文公億為執政者所忌言事者戰國策
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
尚彎弓而未已
青箱記

詐僞

防僞

以五禮防萬人之僞

辟名

凡失財用物辟名皆誅之辟名謂巧詐為文書與實不相應也

周禮

大奸

莫大之奸無赦之罪

堅

辨行僞而堅辨言仁而辨

審禮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

內不情

外敦厚而內不情
張亮

類引

專以儉僞罔上

裴延齡剝下附上肆騁譎恠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

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是時陸贄為宰相極論其譎妄不可任會臨益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元司農卿李錡皆謂延齡專以儉僞罔上帝怒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可官
披香殿
蘇世長侍宴披

香殿酒酣進曰此湯帝作邪何驪麗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湯帝邪

攝提入太微

神龍元年大旱中宗召紀處訥問所以救人者武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

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座此天子與太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

段多詐

安祿山陷東都宗室巨授河南節度使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方艱難時賊多詐有如陛下

召臣何以取信乃析契授之

詐為可喜事

突厥圍帝鴈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為

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卧必席藁帝以為忠愈屬信之

辯給多詐

宇文融拜御史中丞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

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

詐忠 開成元年李石

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

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宋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誤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

積薪自焚

郎餘令徙幽州錄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者積薪自焚長安裴斐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
生惡死情也彼違茂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
往更試廉按之**鐵胎銀**慕容彥超爲人多詐詐而好
果得其奸六帖聚歛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
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
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恟于
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
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數十餘人日夜爲之皆
鐵爲本而外包以銀號鐵胎銀及其被圍也乃勉其
守城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
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詐言沮見**子圍見孔子於商
皆不爲之用五代史太宰孔子出子圍
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
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
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詭計沮相**其茂相秦
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寡人將相子其茂之吏
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其茂之吏
聞之以告其茂其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
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
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遂

之韓詐言圖書

崔酺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大夫六

情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
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答曰圖書有漢賊孫登
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
故悽愴君之禍耳懿遂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
尚書湯澆雪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
書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
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
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
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鮪美鮓麋肥懋問那得佳味超
宗詭言義興始見鮪又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耶懋
大忿言瑩供內多矯詐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
養不足坐廢其對賓客破牀幣蕭蕭飲冷
漿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眾或搗一偽造書牛弘奏
姦吏或縱一孤貧淺漏者皆極其美
劉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陰賊好諛李
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下獄經赦免
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
山金採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

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語林）

諂佞

五色雲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

帝從其言

巧媚自固

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皇甫鏘與程异知帝

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裴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鏘乃

益以巧媚

請視便液

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

見顏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其者則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六

帖

願令公速愈

成敬苛與姚崇有親姻崇寢疾苛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

持出板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忿其諛媚自茲不復接遇（唐新語）

指野鳥為鸞

高祖始建

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孺世民
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
正為誅佞人耳不覺奸邪德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
遂斬之舊史

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辨其奸邪嘉祐
顧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唐書

介甫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蘇明允
與之遊而介甫亦願交于明允明允曰吾知其大
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及安石之母死士大

夫皆往弔明允獨不往作辨奸論一篇以譏之聞見
錄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
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

當凍裂肌膚暴骨代犧禱疾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
溝中矣天寶遺事

少室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令僧道
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重加賞賚其語佞類

如此易時相放生王荆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
齋笑林

輦中以大籠貯雀鵠請客次擗笏開籠每一雀鵠叩
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東軒筆記

朱萬拜

賈似道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姑蘇筆記

讐怨

有疾

我讐有疾不我

鄭人

鄭人侵衛牧以

怨府

季平子欲

使昭子逐叔仲小小曰敢朝昭

稔惡

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

過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

包藏禍心

昭公元年鄭子羽對

楚曰將恃大國之安靖已

賈害

桓公十年虞叔有玉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

有憾釋憾

隱公五年臧僖伯卒公曰叔父

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宋人取

喜殺

子玉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

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

不共戴天

父之讎弗

殺子玉

公喜而後可知也左傳

兄弟之讎不反兵交調人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

游之讎不同國禮記國勿令讎讎胥怨始因胥怨見披小用管寧報射

之則死周禮終乃交讎豈念斬必報仇讎不念人無所懲骨肉讎毫髮之隙

遠之骨肉之讎忘大耻思小怨而不可虐我讎念虐

讎一之謂甚思寬私憾伐讎不可及公釋怨將叶南

身之戒而不相傷私憾豈宜私國宜釋東門益讎害公前志有之曰敵怨不在後嗣忠

之怨六帖益讎益讎非智也損怨忠信以損怨不聞

勇也損怨益讎非智也損怨作威以防怨于產

以私害公非良也更駢飲酣怨言劉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而寂

論政多矣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使怨歸上楊

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使怨歸上炎

惡嚴郢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郢為御史大夫共謀炎

歸上刑兼御史中丞盧杞引郢為御史大夫共謀炎

罪逐炎崖州宿嫌帝在東宮時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

以天子而念宿嫌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挾私怨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

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

四十萬為鷟用其半僧孺謂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

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以沮傷僧孺飯客不召昔嚴綬未顯時過于闐

禮方飯他客不召綬後綬顯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

入謁綬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之曰吾

昔居旅闐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

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憐而瘖卧館數月

狠于自用初韋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

于自用非宰釋憾于兄太宗皇后長孫氏異母兄安

相器遂止業素無行狀父喪逐后還外

及后貴並未嘗以為言後安業與李孝寧謀反將誅

后叩頭曰安業獲罪無赦然向遇妾以不慈陛下所

知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于兄忌張鑑剛直盧杞

無乃為帝累乎遂得憾流越雋忌張

鑑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之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最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鑑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鑑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卧薪嘗膽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因再拜受詔六帖卧薪嘗膽置膽于坐卧飲食必嘗膽也漆身吞炭爲啞乞于市欲刺襄子爲癩吞炭報三世讎良三世相韓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讎得力士爲鐵椎狙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別足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兩足涓爲魏將軍伐韓韓請救于齊齊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帥孫子度涓行至馬陵暮伏兵幸殺俊臣來俊臣殺之魏軍大亂龐涓自刎史記人無不快俊臣仇家爭啖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股剥面披腹騰踏成泥土民皆相賀于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鞭尸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矣唐書鞭尸無忌爲小傳無忌諸太子建及伍奢王

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伍奢及其長子伍尚次子伍員奔吳及吳闔閭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子胥乃掘平王墓鞭平王復讎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欲尸三百下通鑑逐困胡乃下詔曰高帝遺朕

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絕情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匈奴傳

父母讎不葬報讎蘇不韋父謙為督郵按美陽令李

不韋乃穿地達鬲如廁遂殺其妻子鬲乃以版簪地不韋知有備乃掘鬲父墓斷頭祭父標之於市鬲不敢言退位掩塞捕不韋不得歐血而卒不韋遇赦遂得改葬行喪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曰子胥因吳下韋單特優**毀父讎**申威毀薛宣不孝宣子薛祝賂客於貞也楊明遮斫威於宮門外中丞議不

以凡聞論當棄市朝廷以為遇人不以義**讎家不殺**而見痕者宜與痕人同罪竟滅死漢紀

趙喜兄為人殺無子喜乃結客往復讎適讎家盡疾病喜以因疾殺人非仁也遂不殺而還後讎家病

愈自縛請喜喜不**請償母怨**李載義母葬范陽為楊免竟殺之後漢書志誠掘發後志誠彼遂

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
手殺讎人高宗時絳州人趙師

義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
舉父為人所殺時師舉幼母改嫁讎家不疑後師舉

長為人傭
讀書久之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傳張琇
束身歸罪下邳人徐君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

予昂議誅之而旌其閭柳宗元駁其議曰若君之父

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害于

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

而君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

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

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又何誅焉其或君之父

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之吏也死于

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伐奉法之吏是悖

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誣冒戰級私庸兵張琇父審

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詔御史楊注

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反堂禮不勝忿

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注脅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

斬堂禮注得出遂奏審素實反斬之琇與兄瑄尚幼

徙嶺南久之逃還時注更名萬頃瑒瑒二人夜瞰萬頃於魏王池邊瑒斫其馬萬頃驚不及聞為瑒所殺且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誣父罪者然後詣有司記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願歸死有司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殺遂無已時願歸死有司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朝世更易而君操寔孤讎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而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上狀以聞帝為貸死（六帖）

黜辱

宋公斬之

宋南宮長萬為魯獲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萬

疾之遂殺公註**胯下**

韓信被淮陰少年辱之曰能死戲而相愧曰斬

胯下淮陰市**省吏**胎駭令狐絢薦裴坦為知制誥而人皆大笑之

人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
坦見休重愧色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
焉顧左右索有與亟出省吏貽駭**癡物辱九卿**昔有
假驢
以為唐興無有此辱人為坦羞之
夫於盧程者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以無例程怒笞
吏背少尹任園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革
陽巾衣鶴氅據案決事視園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
力耶園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
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以事凌辱**杜仲威反於魏
高祖以天平軍
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
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慕容彥超為副
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
尿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
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五代史
悔恨自恨死段秀實初為營田官大將焦令謨取人
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
農告無入令謨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農往訴秀實署
謀免之令謨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耶以謀置背
上大杖擊二十秀實泣曰是我因汝即自裂裳裹瘡
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謨曰汝成

人乎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令謀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一夕自恨而死

勸朱泚入朝 蔡廷玉勸朱泚入朝泚將怒縛廷

六帖 出之謂曰汝亦悔乎廷玉曰導公

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唐紀

妖訛

徵辭 偽言難信何必徵辭

亂政 執左道以亂政

幻術 輿俗易驚宜所知禁

崇飾訛言

法可逃 妖由人興咎將誰執

造言刑 人刑

人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人之刑註造言造作訛言惑眾也亂人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周禮

正

法 行非正法

浮言 動以浮言

非妖 左道雖則非妖

可

疑 苟於眾而可疑

無邪 思匪無邪

捕影 辭雖微於捕

麗刑 雖非妖而必禁

務本 去邪勿疑除

惡務本 文粹

類

化男

崔義玄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

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用是能幻眾自稱文

佳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破睦州分蛇虎導軍薛季昶

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蛇虎導軍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

馳至軍斬味虛金頭王李匡威留深州遣其屬李昶

以聞威震北方金頭王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

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託神詭眾董昌託神以詭眾

王且來皆亡竄山谷託神詭眾始立生祠刻香木

為軀內金玉統素為肺腑冕而坐妻媵侍別帳百倡

鼓吹於前屬兵列護於門所屬州縣為土馬獻祠下

列牲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且汗訛言開元末海

皆受賞昌自言有享我者我必醉訛言內無事訛

言兵當興衣冠潛為避世計韓朝宗廬終南山為長

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鉷訊之貶吳

興別狹母鬼咸通十四年秋成都訛言有狹母鬼夜

駕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某家見

鬼眼晃然如燈焰
民益恐懼(五行志)

奢侈

祿不期修

位不期驕祿不期修註貴不與驕期而驕

丹楹刻桶

曾莊公丹桓宮楹刻桓公桶御孫諫曰儉

納諸大惡無

鵠冠

鄭子臧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

乃不可乎

使盜殺之

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

示侈

災也彼其之子不

瓊弁

楚子玉為瓊弁夢河神

服

稱其服于臧有焉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三公一公皆示諸侯

盜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三公一公皆示諸侯

文

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不聽之(左傳)

去泰

聖人去泰

惡盛

神亦害盈

縱欲

是謂盜夸

去泰

聖人去泰

惡盛

神亦害盈

縱欲

道貴

蟋蟀

儉雖諷於蟋蟀

宣驕

況當示禮之時

遺咎

去奢

奢則刺於蟋蟀

宣驕

況當示禮之時

遺咎

富貴而驕自

悅紛華盛麗

子夏門人之高第者猶云

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

遺咎

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
未能自決況中庸乎史記

類引相誇尚

天福八年秋帝幸大年莊還置酒景延
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

累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
二十匹玉鞍衣襲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帝

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
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是時天下旱蝗民飢

死者歲數十萬而君臣窮
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
必費萬錢趙巖自以有功
於梁又尚公主

聞唐駙馬杜棕位至將相自奉甚豐耻其不及乃占
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祖庸之物半入

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五代史又何曾日
食萬錢王劭日費以二萬錢為限俱詳食類
嘆隋夸

侈初王漢隋夸侈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亡土堦
茅茨唐堯以昌阿房興而秦禍速露臺罷而漢祚

永後王奢侈是矜死一夫之
手何能保哉王重其言本傳
苦言嘉謀將作少匠楊
務廉素以工

巧見用中興初袁怒已恐其更落遊娛侈靡之端言
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足

可紀每宮室營創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
百花換發

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陵州刺史舊史
玄宗每年幸華清宮楊鈺楊錡韓璠秦三夫人五家
扈從每家為一隊着一色花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

之換發遺鈿墜寫瑟瑟珠
牀畔香童 王元寶好賓客
翠燦爛芳馥於路續世說

用僭於王者四方之士盡歸仰焉常於寢帳牀前使
嬌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煢焚香徹曙開元天寶

遺樂石城 吳王闔閭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
事 吳王闔閭春秋遊蘇臺射於鵝陂馳於遊臺興樂

石城走犬長招仙閣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
洲吳越春秋 翠羽鱗毫為簾青琉璃為扇懸

蔡火齊為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光繡藻龍
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藤香

屑燒栗許其氣三苑囿之樂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
月不絕洞冥記 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

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岩棲龍岫又有
鴈池池間有鶴洲鳬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

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窮盡
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窮盡
哀帝為董賢大第於北

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藹山靈水怪
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

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
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西京雜記互

相誇競

梁冀大起第舍而妻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
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

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

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

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

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

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

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鼓醢醢竟路或連

繼日夜以**流香渠**靈帝起裸遊館千間渠水遶砌蓮

騁娛恣大如蓋長一丈夜舒畫卷各夜舒**塵蔽星月**

荷宮人靚粧解上衣着內服或共裸浴西

域貢茵墀香煑湯餘汁入渠號為流香渠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

谷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

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

減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

景范詳注

卷十七

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

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示奢侈其寧以錦維

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拾遺記示奢侈其寧以錦維

以示奢何孟之美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

侈吳志何孟之美徐湛之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

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塗巷盈滿兩目

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

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杲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

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

之特兼何居家奢侈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奢侈家

孟之美居家奢侈庭穿築極頻立武功居家奢侈家

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出鎮郢州乃合十餘

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

泛長江而置酒中國神仙裴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

一時稱為勝賞中國神仙煬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

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繡珥金翠者以十萬數

敕百官及百姓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

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延邀蠻夷清夜遊曲帝

就坐醉飽莫不嗟嘆謂中國為神仙清夜遊曲帝

築西苑周一百里其內為海海中為方丈蓬萊瀛洲
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向背如神海北有龍
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
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
綠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
亦剪綠為荷芰菱芡乘興遊幸則布之十六院競以
肴膳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
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南部煙花記

籬車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脩宮室窮極侈麗為妃作
七寶罩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為水殿

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擗棟之間周以明鏡間
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弦歌於上

罷

水遞

李德裕事
詳水類

駕霄亭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
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南湖

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縣之空半當風
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
牡丹會眾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
否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伎
以酒餉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
飾衣領皆牡丹一伎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

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
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簪紫花則衣鵝黃簪
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
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
光香霧歌吹雜作客銷金帳陶穀學士有妾本党太
皆恍然如仙遊類林尉進家姬一日雪穀取
雪水煎團茶顧妾曰党家有此景否曰彼僦人安識
此景但能於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穀
大慙肉屏風楊國忠家富凡有客設酒令妓女各執
宋紀其事號肉臺盤冬月令妓女圍之號肉
屏風又選肥大者於前醉輿申王每醉使宮伎將錦
遮風謂之肉障唐書醉輿綵結一兜子擡歸寢室
號曰醉輿獸炭王琬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以屑
開元遺事炭作獸形洛下豪貴競效之宋畫施
蜀錦石虎冬月施蜀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
明光錦宅舍諸王莫及明帝時阮佃夫封建城侯宅
鄭中記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
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
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效焉堂中路遇劉休相要

同反就席便命設珍羞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饌以待故造次便辦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文栢堂**河潤王琛造文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續為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瓊環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嘗會宗室陳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王卮數十枚作工奇妙皆自西域而來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氷紈霧縠不可勝數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實債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伽藍記）

矜率

天子大臣

東方朔初來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

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鐘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

路之言年一十二長九尺三寸目如懸珠齒若編貝
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
為天子倨傲不遜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
大臣矣倨傲不遜悉召故吏五十六人延年親臨見

今有文者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
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
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其奇其對從歸
府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
歸

獨步天下

戴叔鸞議論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
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答曰我

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

多智

韓遂請與曹操相見
時秦胡觀者前後重

踏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

百人高會

伏玄
度在

人也非有四目兩耳但多智耳魏志
恒公府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與坐還下車呼子系
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否為人作父定何

如不後子房

張賓謂昆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
張子房但不遇高帝耳後趙錄

劣猶

虎豹

王僧虔戒子書曰王氏門
中優者龍鳳劣者猶虎豹

歸阿士

王融謂劉孝
綽天下文章

若無我常歸阿士**照耀天下**王融詰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顧盼謂主人曰是何

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

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舉袂不前張融還鄉詰王儉別儉立

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王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無

二王法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

臣狂不可及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巢得臣義躍得臣酒何

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好自誇吳邁遠好自誇而蚩其狂不可及英賢錄

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

足道哉至於邁卿當獨秀袁淑見謝莊赤鸚鵡歌曰遠何為者乎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

無卿亦噓鄙文學齊席毗清幹之士噓鄙文學嘲時之傑

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

史之玩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劉
日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顏氏家訓

飲狂水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
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

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
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

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
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我既不狂

難以獨立比亦
試飲此水矣

足敵一萬

孫奉學淺行薄邢邵嘗謂
曰須史讀書奉曰我精騎

三千足敵君
羸卒一萬

不易齊景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
大每曰使我數十卷書行於

後世不易齊景之千
駟也關東風俗傳

人瑞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
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色

雲人瑞有
鄭仁表

間氣布衣

皮日休傲誕自號間
氣布衣北夢瑣言

滑稽

索隱註滑稽亂也稽同也又傳
序云談言微中亦可解紛

優孟諷楚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
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之禮葬之優

子曰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
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
孟曰請為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
鑿以薑棗荐以木蘭祭以粳稻木以火光葬之於人
腹腸於是王乃折字相嘲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
以馬屬太官折字相嘲嘲闕澤澤不能答薛綜下
行酒因勸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月勾
身重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徐應聲曰無口
為天有口為吳君以姓為戲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
臨萬邦天子之都以姓為戲註近犬便狂加額足為馬
施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
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
虜配馬則以名相謔劉攽嘲王觀云汝何故見賣觀
為驢北齋以名相謔曰賣汝直甚分文錢攽早朝工
汾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姓名詩元祐間士大夫
攽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姓名詩好事者取達官
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
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
珪曾布也又取古人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
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路公身上不

曾寒謂仲長充司馬以姓名戲郭忠恕嘲司業聶崇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龍豈是聾雖然三箇耳其柰不成聰崇以名字謔陳義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詩話

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於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于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

亞即索筆對云蔡襄無口豈成襄聞者絕倒又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

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以論語戲隋侯機之詞然亦有深意存焉青箱雜記

嘗與楊素並馬路傍有槐樹顓頊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

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啓顏錄烹雌雞戲有一士人遊僧舍

雞久畜士人請烹為供僧曰公能作誦予當不靳也士人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根欠趾

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雌伏汝生卯卯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

障必先割去本根大衆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脾香水源源

化為霧鑊湯滾滾成井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
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雞得死所無憾
矣乃烹以角酒盡歡而罷西湖志**爭閑氣**東坡示參寥云挑符仰視

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
乎挑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
傍人門戶何暇**韓夏酒令**韓雍與夏埴飲各出酒令

爭閑氣耶志林復以諺云二句證之韓曰傘字有五入下列衆小人
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
人夏云爽字有五入旁列衆小人中有一大人所謂

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字更有人後一令亦足為
喜評者**一座絕倒**葉文莊云吳下一舉子喜作詩自

之戒也前譽之云舍弟此詩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衆
莫曉其故既得梯躡之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為
不舐一座為之絕倒按風雅開韻離騷已絕響矣作

者理性情不失三百篇之教庶得之何必認唐人為
骨肉哉皇明**詠化彙編**

愚拙

哲愚

哲人之愚

我諧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諧民各有心詩經

無

惠

周子有兄無惠不能辨菽麥傳

愚人

我愚人之心也純純然老子

一得

愚者千慮必有

一得至愚

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

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陸

贊

暴其短

以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才能使

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周臣傳

不得為真愚

審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予遭有道違于理悖于事為愚者若我也柳宗元

拙于用長

周弘叔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長續世說

類引

愚公

北山愚公欲其子孫移山操蛇之神聞之懼列子

屠龍技成

宋汴漫學

屠龍于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以學拙于用大夫子拙
矢宋人有不龜手藥者世以泝泝泚為事而吳人得
之而裂地侯夫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泝
洗則所用之拙于用多潘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
異也莊子拙于用多至九卿而長史書之題于巧
宦之日昔和長與之論余也固曰拙于用多稱多者
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證方今俊之在官百工唯拙
者可佳陽為愚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
閑居賦陽為愚間已乃請顯用番將故帝寵安祿山
益牢羣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愚不可教宋若昭
啓之也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其奸愚不可教父廷芬
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惠善屬文蠢甚丹陽公主下嫁
一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蠢甚薛萬徹萬徹蠢
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累蠢甚
月太宗聞而笑焉六帖

豪俠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壻下馬坐人牀不四豪
通姓名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杜甫

周衰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俠以取重諸侯益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也漢書**元龍豪氣**陳登字元龍有威名許汜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三國志**張相慷慨**張齊賢為布大度孤貧落魄常逆旅有羣盜飲食于舍居人驚走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於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麤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問焉乃大飲啗若虎狼羣盜愕然曰宰相器也不拘小節如此

傲慢

卑我

何以卑我傳

可長

傲不可長禮記

長傲

禮不長傲亦害盈

近亂

傲很威儀

而驕近亂

怠荒

無怠無荒

慢人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偃蹇

忘僕偃蹇之恭

不

敬

不敬則何以承守其官位

行先

敬乃行先

斯須不敬

致禮以理躬則莊敬

莊敬則威嚴故外貌斯須不
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矣
不驕富而不驕者鮮矣

有**跛箕**立無跛坐無箕
也皆不敬也六帖

類**執幣**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
必滅傲其先君神決不福也**獻俘**原叔

于王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
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取禍**曰取禍之道

怠位滕成公來會葬甚哀多涕子服惠伯
曰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棄命**郤錡

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受服**成肅公將伐秦受服於
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今成子情其不反乎**負氣鞅鞅**韓思彥

令李敬玄劾奏思彥見**視輩行傲然**顏師古性簡峭
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

所推接既負其才早**桃輕忤物**崔信明蹇亢以開望
見驅策意望甚高

李百藥議者不許楊州錄事參軍鄭世翼亦驚倨數
桃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

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眾篇世翼鑒未

褊躁傲誕

嚴

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以世舊待杜甫甚善親詣其家杜甫見之或時不巾

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

兒武亦暴猛外若

奏仁傑不遜

張光輔討越王軍中

不為忤中亦憾之

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

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

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

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

殺降以為功克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王頸不

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拔復州刺史

撤扇大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

楊儉蘇特固爭鉢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為

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焉

倨見權

貴韋方質遷地官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

質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

夫豈能折節近

襄陽兒

杜易簡為殿中侍御史嘗道

貴以苟免耶

遇吏部侍郎李敬元不避敬

元哲召為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元

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元罪敬元曰襄陽兒輕薄乃

帖六以**大自負**李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大自負既

李琪常置之坐為人**卿自難記**許敬宗性輕見人多

少持重故為時所沮**卿自難記**忘之或謂其不聰曰

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聖賢不過五人**謂人曰

中摸着亦可識也國史纂要

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義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

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

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

却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

之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乃曰**狂態**蘇世長從獵涇

并安五也不遜如此朝野僉載

今日獵樂乎世長曰陛下察萬幾事遊獵不滿十旬

未為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

計則狂為陛下**不與語**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謂

下計則忠矣

英雄何至與兵

白日欲寢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穎

子語先賢傳

子語先賢傳

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

不對殘客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

白日欲寢矣劉智傳

軸賓客輻輳有退詣纘者纘輒拒

訪途間事

劉孝綽仗氣負

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

初至不拜

孫子荆為

無所與語反呼驕卒訪道途間事

牀遠客

中書舍人狄當周起並管要務以張敷同省

當曰吾等並已負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

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坐敷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起

高談盡日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

等失色而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蒼米蒸鮓魚

流洄千日

謝朓嘗與劉俊飲推讓者久之俊曰

深以愧人自可流洄千日

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朓曰苟得其

悛慙不能言類林

豪爽

劇孟博徒

袁盎病免家居與問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

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

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

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扣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

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

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坐事散儒傳介乎年十

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坐事散儒四好讀書嘗

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胡人稱神刺史毛奕

域何能坐事散儒西京雜記胡人稱神表索勸為

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

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

勢激波凌冒堤勦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

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勦躬禱祀水猶未

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謹叫且刺且射大動轉不得景

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水經注動轉不得景

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

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箭如鵝鴟叫平澤中逐

靡敷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
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
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行路開車慢小人輒言才
不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才
氣相推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榮陽郡
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
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
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
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
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
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
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
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
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
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
足下不並為景行乎有天命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
當時賞其風期俊邁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
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
助舟覆溺何足為怪耶即命登舟舟移而風自息

十國春秋厲心立行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

時不我知便湏退望人拜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

迹江海自求其志望人拜已或勸其屈節儼懷袂曰

吾狀貌如此行望自全之伎桓榮祖少學駢射或曰

人拜豈能拜人自全之伎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

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自負才氣王

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自負才氣儉

當朝蕭琛年少未為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於樂

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悅

取富貴周文育少時父使人為蔡邕勸學及古詩遺

富作老博士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

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勉

子誠孝楊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為前鋒顧醫者吳

歆鼻瘡黃不差而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

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

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為國滅賊**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孟襄豹

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豈異人聲華溢都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

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眾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餽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畱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編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幽閒鼓吹

任達

何貪須臾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

史桓譚

學黃老術

楊王孫名貴者孝武王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

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殯入地七尺既下從

足引脫其囊願得美酒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

以身親上解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自

然高邁阮嗣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邁

愧歎之自以不能名通達阮籍嗜酒荒放露頂散髮

測也魏氏春秋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

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

次者名之為土木形骸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

達王隱晉書鍾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王居早歲喪

木形骸遨遊一世名士傳滄海橫流妻有一子貧

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口授墓

志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

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

身行已無愧鳳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

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為銘曰
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芒芒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絕

僕射不勝樂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
酒自娛時欲用為僕射或言其常醉不

可委以臺閣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諭曰
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
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

蘭則愛德行之臣翫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
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污之吏逢颶風則惡凶

狡之徒若引伸觸
類庶無遺漏矣
笑語歡然
袁粲任位隆重不以事

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
詠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

知是袁尹又嘗步履自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
與酣飲明此人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

要耳竟不
與相見
速營糟丘
陳暄事
車輪括頸
司馬消難因

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闔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必
地勢脇我耶消難拜謝請去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

式索車輪括消難頸更索自括頸引滿相勸消解衣

擇虱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

皆傾接對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斗酒

學士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

達聞之日給一

幽顯一致

司空圖預為壽藏故人來

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

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

柸酒自娛

馮惟一為太常頗

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為一笑

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

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

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見其
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執
入達之路乎念**苟若無人**周公瑾諸人邀趙子固各
此可爲一笑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
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臧棹茂樹間指林麓窠幽
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對月獨飲**
筆也鄰舟數十皆驚歎以爲真謫仙人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
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
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翹世界**河陽釋法常性
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麴世界
爛漫枕神仙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
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
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蜨都則又蒙
騰浩淼而不**死無所繫**裴令臨終令門人曰吾死無
思覺也類林**死無所繫**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
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
終篇爲可恨耳晉公遺語

